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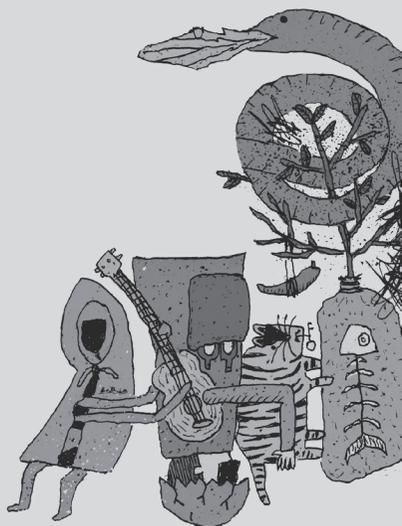
歌自遠方來

印尼移工歌謠採集
與場景書寫 2021

Trans/Voices Project

目錄

1. 序言：歌自遠方來 ─ 吳庭寬 6
2. 搖擺台灣：萬歲！噹啞在異鄉 ─ 麥可·HB·拉帝迪亞 (Michael HB Raditya) 27
3. 聽見印尼移工情歌的心碎與狂戀 ─ 宋家瑜 46
4. 作為一位在台印尼移工流行／搖滾樂團成員：淺談印尼移工音樂社群與表演實踐 ─ 張嘉晏 57
5. 唱我們自己的歌：印尼移工音樂場景觀察 ─ 藍雨楨 66
6. 底層總有騷動 ─ 杵里·努格拉哈·蘇 (Galih Nugraha Su) 84



歌自遠方來

印尼移工歌謠採集與場景書寫 2021

撰 文 吳庭寬、藍雨楨、宋家瑜、張嘉晏、
麥可·HB·拉帝迪亞 (Michael HB Raditya)、
杵里·努格拉哈·蘇 (Galih Nugraha Su)
*歌謠作者資訊詳見「歌曲索引」。

翻 譯 (文章) 盧明威 (Sebastian Susilo)、孫珮珊 (Shantina)
(爪哇文歌詞) Robertus GH Cahyono、Indriati
(印尼文歌詞) 吳庭寬、藍雨楨、張嘉晏、謝佩穎、
林娣蒂 (Titi Choeriyah)

責任編輯 歐陽瑩
印尼文校訂 Ratu Selvi Agnesia
封面設計 Bodhi IA
排版 & 封面完稿 曾美華

出版團隊 Trans/Voices Project
指導單位 文化部
主辦單位 財團法人文化臺灣基金會
計畫協力 SEA plateaus
出 版 台十七文化创意有限公司
地 址 710050台南市永康區正強里正強街111巷9弄3號1樓
電 話 (06) 2589866
電子信箱 wutingkuan@gmail.com
網 站 www.transvoicesproject.com

印 刷 成陽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 2021年11月
I S B N 978-626-95437-0-0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歌自遠方來：印尼移工歌謠採集與場景書寫 2021 =
Nyanyian di Perantauan : Kumpulan Lirik Pekerja Migran
Indonesia & Laporan Skena Musik di Taiwan 2021 / 吳庭寬、
藍雨楨、宋家瑜、張嘉晏、麥可·HB·拉帝迪亞 (Michael HB
Raditya)、杵里·努格拉哈·蘇 (Galih Nugraha Su) 著。-- 臺南
市：台十七文化创意有限公司，2021.11
380面；13X19公分
中文、印尼文對照
ISBN 978-626-95437-0-0(平裝)

868.03

110019331



免費贈閱，請勿轉售。
影音內容與相關資訊，請參閱網站。

歌詞

1. 王哥 Ang Wang (作品編號 01-06)	9
2. 費爾曼 Firman Setia Budi (作品編號 07-14)	9
3. 婉蒂 Wanti Cempaka Wangi (作品編號 15-18)	0
4. OM New Ramesta (作品編號 19)	1
5. 穆斯 Mas Mus (作品編號 20-26)	1
6. 里法 Dyaz Rifai (作品編號 27-28)	2
7. 純真瑪莉亞 Maria Chullun (作品編號 29-31)	2
8. 蘇姬·蘇里亞蒂 Suci Suryati (作品編號 32-34)	3
9. 米拉·阿爾米蒂亞·莎莉 Mila Armidya Sari (作品編號 35)	3
10. 烏米·蘇吉哈蒂 Umi Sugiharti (作品編號 36)	3
11. 阿吉·特力·阿莫可 Agri Tri Atmoko (作品編號 37-40)	3

12. ZIAIO Band (作品編號 41)	1
13. 黑袍樂隊 Jubah Hitam (作品編號 42-44)	4
14. ADARA Band (作品編號 45)	5
15. 曼德拉·蘇比安多 Mandala Supianto (作品編號 46-52)	5
16. SIDER ROSE (作品編號 53)	6
17. Nomo (作品編號 54)	6
18. 加亞 Jaya & Uni Band (作品編號 55-56)	6
19. 拉拉·阿古斯汀 Rhara Agustin (作品編號 57)	6
20. 阿布·亞伯拉罕 Abu Abraham (作品編號 58)	6
21. 阿弟 Adi Yong (作品編號 59)	7
22. 茲奇·阿南達 Zikiy Ananda (作品編號 60-63)	7
23. 黃瑋傑 & 印尼移工 (作品編號 64)	7

歌曲索引

1
8
1

1
7
8

1
7
3

1
7
1

1
6
9

1
6
7

1
6
4

1
6
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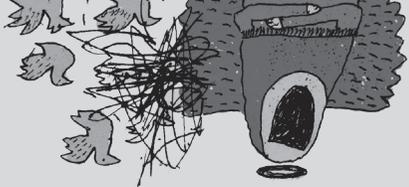
1
6
0

1
5
2

1
5
0

1
4
6

1
4
4



歌自遠方來

■ 吳庭寬 (Wu Ting-Kuan)

偶然一次機會，我從朋友那兒得知，屏東東港三年一次的迎王平安祭典，有一支由印尼漁工組成的「震隆宮外勞大鼓陣」。印尼漁工敲奏樂器、賣力搖動發財車的YouTube錄像及報導¹早已不勝枚舉。這群漁工早年把「加油站樂隊列車」(Odong-odong Band Solaran)²的手繪旗幟掛在車上，近年則改成「响咧部隊」(Pasukan Hore³)。多數民眾大概不知道，漁工們對台灣廟會的北管器樂並不熟悉，是他們自行摸索、排練、加上自製的竹筒打擊樂器⁴，這個鼓陣才得以發展起來。而他們在廟會裡演奏的，則是母國的嗶啞(dangdut)⁵。歌曲、地方民謠與伊斯蘭詩歌，來自印尼移工原鄉的音樂，如此被嵌入漁港的民俗祭典中。

二〇一六年九月，莫蘭蒂、馬勒卡、梅姬等颱風頻繁來襲，大鼓陣的其中一位成員王哥(Ang Wang)以吉他即興彈唱〈梅姬颱風〉⁶，歌詞傾訴著因風雨受困船艙的煩悶。同年稍早，芮氏規模六·四的美濃大地震造成百餘人身亡，王哥在一樣幽閉的船艙裡，以歌悼念這場〈災難〉⁷。這兩首歌是他對異鄉見聞的反饋，後來我才知道，他還有許多創作，寫的是自己的經歷。這一年，也是我第一次收到當時還在桃園一家矽利康工廠工作的曼德拉·蘇比安多(Mandala Supianto)傳來的demo帶，

1 如華視新聞二〇一五年十月八日報導〈東港迎王！外勞另類“車鼓陣”〉，<https://www.youtube.com/watch?v=RaO2zhGUgPA>。自由時報二〇一八年十一月二日報導〈東港迎王驚見「外勞天團」！炒熱氣氛全場嗨翻天〉，<https://news.ltn.com.tw/news/life/breakingnews/2600233>。

2 東港漁船加油站南側的漁船停靠區，被印尼漁工稱為「Solaran」。

3 Hore，為印尼語中表示開心、感嘆詞。

4 根據戴君加(Tai Chun-Chia)二〇一五年十二月二十日、二〇一六年一月十七日訪談內容。

5 嗶啞(dangdut)取名自印尼手鼓(gendang/ketipung)的兩種狀聲詞「dang」與「dut」，是印尼一種融合馬來、印度、阿拉伯、歐洲、拉丁美洲等地音樂元素的音樂類型。關於該類型的討論，可參見本書〈搖擺台灣：萬歲！嗶啞在異鄉〉(Taiwan Digoyang: Panjang Umur Dangdut di Perantauan)·謝首凡《社會文化空間移轉下在台印尼 Dangdut 音樂之發展》(2015)。

6 見本書收錄歌曲編號 06。

7 見本書收錄歌曲編號 05。

即〈臺北車站〉⁸與〈我的傷痛〉⁹，前者以移工間的友誼為主題，後者則是他受到二〇一五年發生的印尼漁工受虐致死案¹⁰震撼所寫的歌。

這是我關注印尼移工音樂實踐的起點。

《歌自遠方來》或說是「勞作聲響：印尼移工原創歌謠採集與場景書寫」計畫，是團隊夥伴基於對移工藝文實踐的研究興趣以及過往的田野經驗，發展而來的檔案與田野習作，我們試圖探究印尼移工在工作（*kerja*）與創作（*berkarya*）狀態下的音樂生產經驗，並思索如何藉此回應社會，進而裂解大眾觀看移工的方式。

場景在哪裡？

二〇〇四年起在台印尼移工人數便直線攀升，新冠肺炎疫情襲台以前，二〇二〇年一月，印尼移工人數一度超過二十七萬七千，佔全台外籍勞工的38.9%¹¹，這個數字還不包括一萬多名遠洋漁船上的境外聘雇船員。雖然印尼移工總數在接近兩年的肺炎疫情影響下，已減至二十五萬以下，但過去十六年的穩定成長，台灣各地早已形成規模不一、為移工提供餐飲、購物、通訊、匯款、國際貨運、娛樂等服務的聚集經濟網絡，例如以工業、遠洋漁業發展見長，同時又是南台灣交通樞紐的

高雄，根據曾是高雄本地噹啞樂隊主唱、現為知名印尼KTV經營者劉莎麗（*Ratih Wulan Sari*）的說法，約二十年前，高雄火車站前只有四家印尼商店，現在則超過二十家，那時一部分的印尼店，已有可以唱印尼歌的投幣式卡拉OK機。至今投幣式卡拉OK幾乎已成為台灣印尼店的重點配備，有些印尼店甚至擁有巨型投影幕、舞池和包廂。劉莎麗來台灣以前，曾隨地方的噹啞樂隊在東爪哇四處巡演，異鄉印尼店裡的卡拉OK，是她重拾麥克風的地點，當時與廠工、漁工樂手合組的 *Bollo Band*，在台灣의東南亞新住民、移工活動舞台上曾活躍一時。

二〇〇一年鄭村棋任職台北市勞工局後，當年十二月已有官方舉辦的「外勞文化節」¹²，籌辦活動的譚雲福（*Tony Thamfir*）提到，當時邀請了搖滾歌手 *Katon*

8 見本書收錄歌曲編號表。

9 見本書收錄歌曲編號表。

10 二〇一五年八月印尼漁工 *Supriyanto* 在台灣遠洋漁船上的死亡事件，該事件因牽涉台灣遠洋漁業發展下的人權侵害問題，受到國內外媒體關注。細節詳見獨立媒體《報導者》與印尼媒體《*Tempo Magazine*》合作之調查報導〈造假·剝削·血淚漁場〉，或參考《報導者》出版之《血淚漁場：跨國直擊台灣遠洋漁業真相》。

11 勞動部勞動統計查詢網，<https://statfy.mol.gov.tw/index12.aspx>。

12 《苦勞網》〈台灣移民／移工大事記〉，<https://www.cooloud.org.tw/node/166>。



印尼小吃店裡的投幣式卡拉OK與投影設備。

Bagaskara 來台，這是首次有印尼明星在移工的活動上演出，這或許也是印尼移工第一次公開在異鄉的舞台上展現才藝。爾後，私人企業如電信（如遠傳、台灣大哥大、台灣紅白電訊）、銀行（如 BNI、BRI、西聯匯款）、媒體（如 INTAI、IndoSuna、TIMedia）、百貨與物流業者（如 INDEX）等，也為回饋移工或推廣其服務，連年與其他部門合作、贊助或舉辦大型展演活動。筆者試著爬梳二〇〇一年迄今該類活動的紀錄，但二〇一〇年以前的資料並不易尋得，推測是當時智慧型手機尚未普及，而當時移工要獲取資訊，仍依賴紙本媒體的緣故。

以此管道來台的印尼明星，風格以噹噹、流行／搖滾類型為主，大部分在印尼具全國性知名度，而近年則開始有選秀節目歌手、網紅登台。明星的表演往往是開齋節、印尼獨立紀念日的重頭戲，其中不少活動以「印尼文化節」、「印尼文化嘉年華」命名，慰勞移工之外，還肩負宣傳多元文化的使命，印尼移工歌手、樂團、舞團或服裝秀等，時常被安排做為暖場節目。

上述活動大部分在大台北都會區（台北、新北、桃園）舉辦，到中、南部登台的流行／搖滾類藝人則是少之又少。不過，許多僅在印尼特定區域享有知名度的地方歌手（penyanyi daerah），時常被中、南部的移工社團（如同鄉會、興趣團體）以「特別來賓」（bintang tamu）身份邀請來台表演。這些藝人幾乎都以噹噹為歌路，除

了播放伴唱帶，有些藝人也會選擇與台灣本地的移工噹啞樂隊合作，像是自東爪哇省 New Monata 樂隊走紅的芮娜 (Rena KDI) 與安賈·阿古斯汀 (Anjar Agustin)，二〇一八年曾與高雄 New Ramesta 樂隊合作；芮尼·法莉塔 (Reni Farida) 也曾於二〇一九年與台中 Elsa Nada 樂隊同台。

移工社團邀請家鄉明星來台，在社團慶生、募款活動上演出，雖然偶爾有印尼商店贊助，但仍意味著移工得面對為數可觀的旅運及場地成本，這些支出大部分得透過在移工社群間賣票或兜售紀念 T-shirt 來應付。在台灣更為常見的噹啞現場，來自移工組成的馬來樂隊 (Orkes Melayu，簡稱 OM) 與合成器樂隊 (Organ Tunggal)。多數為女性的噹啞歌手，大多不在上述樂隊的編制內，以 New Ramesta 為例，每次演出搭配不同的歌手，由二至六位歌手輪番上台或合唱。這些歌手也經常在其他樂隊的場子演出。這種運作方式除了與母國的噹啞樂隊類似，其彈性也反映了移工勞動條件上的不彈性。歌手與樂手的休假日常無法一致，導致難以一起排練，而大部分擔任看護而無法時常休假的歌手，得自己練歌，在舞台上則仰賴彼此的默契與即興能力。

這些由移工主導的音樂展演活動場地，不像大台北地區的台北車站、二二八和平紀念公園、花博公園、大安森林公園、南港展覽館、新北市民廣場、桃園巨蛋等，中、南部的樂隊時常得透過新住民協助溝通，租用社區活動中心、學校禮堂、在工業區附近的閒置廠房、空地、廟埕搭流水席帳篷、架設舞台或直接使用舞台車、或辦在有獨立活動空間的印尼店。部分樂隊甚至購入、自行修理適合表現噹啞重低音的二手音響設備，以減少與本地音響租賃廠商的溝通問題。

流行／搖滾類型的移工樂團編制上雖然較噹啞樂隊單純，但仍常見因應團員休假不一，而產生的「備用樂手」(personil cadangan) 制度。二〇一〇年以前，印尼移工組流行／搖滾樂團的風氣已很興盛，像是曾在二〇〇九年發行實體專輯、在台北舉辦過售票演唱會的 Eveshadow Band¹³，與二〇〇六年成團、二〇一三年發行迷你專輯的 Relix Band，皆是已有相當程度商業運作的移工樂團。INDEX、台灣紅白電訊等企業，在台北車站與台中東協廣場舉辦的樂團展演活動不勝枚舉，而這些樂團也在前述有明星主打的大型展演活動中參與甄選，爭取公開演出的機會。移工流行／搖滾樂團常與其他樂團合租練團室，一起「jam」(即興)¹⁴。近年在台灣的非移工主題

¹³ 謝首帆，《社會文化空間移轉下在台印尼 Dangdut 音樂之發展》，二〇一五年，國立臺南藝術大學民族音樂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¹⁴ 與若干移工樂團的訪談時，流行／搖滾類樂團時常提及的詞彙。



高雄永安地區印尼移工社團舉辦的噹啞樂活動，圖中為 New Ramesta 樂隊。



New Ramesta 樂隊在高雄岡山的練團室練團。照片上方書法字畫為「近樂遠來」。

的音樂活動上，也開始出現移工樂團的身影。例如重金屬團黑袍樂隊 Jubah Hitam¹⁵ 曾在二〇一九、二〇二一年的台南五月音樂季 (Tainan May Jam) / SID'er ROSE 曾在二〇二〇年台北霞海城隍文化節演出。

人生／命運主題曲

王哥來自西爪哇省南安由 (Indramayu) 一個很多人在台灣漁船上工作的漁村。他創作的塔林噹啞 (Tarleng Dangdut) 歌曲，大多是在家鄉秀場兼職的胞妹菲菲 (Vivy Okoviyani) 演唱，歌曲題材來自王哥與旁人的親身經歷——分離、婚外情、忘不掉的舊愛、回不去的過往，這也是這個人口大量外移的爪哇漁村的日常片段。一九九九年初抵台灣的王哥說，鬱悶的時候只好唱歌。以前在東港，印尼漁工缺乏娛樂活動，放假時只好往高雄跑，王哥那時曾加入高雄的 Bollo Band，擔任吉他手，後來他自己創立了東港第一個印尼漁工樂團 Ta'bir Band。團員們時常在下工後，聚在碼頭，樂器當時就直接鎖在港邊一個大木箱裡，練唱時順便提供「現場音樂」讓同

15. Jubah 為穆斯林穿著之長袍，hitam 指黑色。



屏東東港印尼漁工樂團在印尼獨立紀念日晚會演出。

16 見本書收錄歌曲編號 19。

鄉一展歌藝。目前東港印尼漁工總數約在三千上下，港口周邊約聚集了大概十五家印尼店，許多店家設有投幣式卡拉OK機，讓用餐的漁工可以順便歡唱，不過現在低頭滑手機的人更多。Ta'bir Band 過去在幽暗的碼頭上，以音樂自娛娛人的景象，現在只能在獨立紀念日的聯歡晚會上看到了。

從東港往北移動，越過遍佈著巨型工業機具、廠房的工業區、停泊各種噸位船隻的高雄港，越過城市再隨鐵路北行，這一路上盡是工業區。在發展殖民經濟與威權治理下，鐵路系統全島擴張，鐵路加速了人在島內移動，移動促成別離，火車站成為人們互相道別的地方，像台語流行音樂中，便有大量以車站、月台為背景的傷心歌曲。散居各地的外籍移工，假日時常約在火車站碰面，例如台北、台中、高雄等車站附近，都因為火車的連外交通便利，發展出規模甚大的移工商圈。然而，移工戀人久別重逢的當下，也預告了幾個小時後的分離，這種場面每個週末都在各大火車站上演。以高雄岡山為據點的 New Ramesta 樂隊，第一首自創曲〈岡山車站〉¹⁶即以練團室旁邊的火車站命名，這首歌唱著隨火車一去不返的愛情；而台南一家木

棧板工廠的費爾曼 (Firman Setia Budi) 在〈台南車站離情〉¹⁷裡，寫到火車站見證了愛情的承諾與背叛。

費爾曼時常在加班後的夜晚窩在宿舍裡彈吉他，以家鄉外南夢 (Banyuwangi) 常見的旋律，把從同鄉身上聽來的故事哼成歌。外南夢位在爪哇島東界，與峇里島僅有一小時渡輪船程，該地區的奧辛族 (suku Osing / Using) 長期吸收爪哇、峇里與馬都拉 (Madura) 文化，以豐富的樂舞藝術聞名全國。身處爪哇與峇里的強勢文化之間¹⁸，奧辛人透過音樂確立其族群邊界，外南夢進而成為重要的民歌與 Koplo¹⁹ 歌曲生產地，這些「外南夢歌」(Lagu Banyuwangi) 在印尼音樂中獨樹一格，在台灣印尼店的卡拉OK歌本中常自成一分類。外南夢的工業發展不興，就業選擇有限，許多人選擇離家到外地(國)打工，或許因為如此，催生出歌謠中大量的離散主題，而讓外南夢歌給人悲傷的印象。近三年(2018-2020)外南夢向海外輸出移工的人數，一直位居印尼前十²⁰，這個排名背後反映的現實是，該地區的每月基本薪資僅 2,314,278.87 印尼盾(折合台幣約四千五百元)，比東爪哇省府泗水 (Surabaya) 少了 46%²¹。與此同時，有越來越多人得先賣掉土地或借貸來支付高昂的仲介費，再緩慢把從異鄉賺來的錢拿來還債或把土地買回來，才有可能開始累積財富。但在土地鮮少跌價的狀況下，許多人被迫在自己的土地上成為陌生人。

印尼移工的個性、原鄉與族群互異，或許也以不同管道跟價碼來到台灣，但在家庭與國族的凝視下，市場導向的跨國移動似乎有了一致的展望，這樣符合期待的自我描述，成為慣常的敘事模板，讀者得以在費爾曼〈台灣我的人生路〉、〈永遠唯一〉²²、穆斯 (Mas Mus) 〈親愛的我的心上人〉、〈請相信我〉、〈我還在努力〉²³；拉拉·阿古斯汀 (Rhara Agustin) 〈一個移工的心聲〉²⁴；茲奇·阿南達 (Zkiy Ananda) 〈親愛的之一〉²⁵等自創曲中²⁶窺探一二。《歌自遠方來》收錄的歌曲，超過七成牽涉私密情感——愛情、親情，然而其中有超過半數的作品，是在描寫這些私密情感中萬念俱灰的挫敗。我們在這些直白甚或露骨的歌詞裡，看見創作者對於人生 (urip) 與命運 (nasib) 的想像，而想像中的視野，或許更貼近真實。

17 見本書收錄歌曲編號 13。

18 Herpin Dewanto, Siwi Yunita C., 〈Banyuwangian, Musik Lokal Tak Lekang Zaman〉, Kompas.com, <https://regional.kompas.com/read/2013/05/16/163546880~Tanah%20Air?page=all>。

19 Koplo 起源於東爪哇省的北海岸地區，是一種融入當地古典音樂 (如 kendang kempul) 與民俗舞蹈 (如 Jaranan) 傳統，並吸收雷鬼、電子音樂等元素的嗜嘍樂子類型。

20 印尼移工保護局 (Badan Pelindungan Pekerja Migran Indonesia) 統計數據，<https://bp2mi.go.id/>。

21 二〇二一年東爪哇省每月基本薪資，〈Keputusan Gubernur Jawa Timur nomor 188/538/K/PTS/013/2020 tentang Ubah Minimum Kabupaten / Kota Di Jawa Timur Tahun 2021〉。

22 依序見本書收錄歌曲編號 11、8、20、21、23、57、60。

當然，我們也不能排除移工樂人依循其他典範，或以新創的敘事型態來完成創作。實際上在我們蒐集到的歌曲中，有一部分確實不是台灣民眾習慣看（聽）到的移工創作。這些作品不為常見的敘事模版所架構，或而以諷刺、隱晦、甚至激烈的語言風格發牢騷、開玩笑、或在信仰上自我表述。像是黑袍樂隊，依樂團與目前的作品名稱來看，的確很容易產生宗教上的聯想，筆者認為他們更傾向透過創作，探索個人與信仰、與外在世界的關係。另外，在台灣現有與可知的移工創作中，鮮少見到印尼移工的跨媒介互動作品，其中同為看護工的烏米·蘇吉哈蒂（Umi Sugiharti）與「純真瑪莉亞」（Maria Chulun），是少數從詩文跨足音樂，把自己的文學作品改編成歌謠的創作者。

我欲以桃園的廠工里法（Dyaz Rifai）的經驗為例，說明在每日有大量音樂作品被產製的此刻，改編歌曲仍具傳唱性，也有開啟對話的潛力。里法二〇一九年十一月在個人YouTube頻道發表的〈當移工很愜意〉²³，以原創歌詞改編爪哇伊斯蘭詩歌〈Shalawat Ba'dar〉，錄像中里法手持烏克麗麗，以街唱（ngamen）的形象，演繹這首勸世意味濃厚的作品。這首歌上傳至今已超過百萬人次點閱，並陸續被韓國、香港、馬來西亞等地印尼移工翻唱或改編，各地移工以自身經驗「回應」在異鄉工作的愜意與不愜意。連擁有高知名度的噹噹明星Eny Sagita都發表了錄音室製作

的翻唱版本。出道二十多年的Eny Sagita，一共發表過二十六首以「ngamen」命名的歌曲²⁴，這些歌謠不斷在噹噹秀場與街頭被演唱，里法另外一首收錄在本書的〈台灣花心男〉²⁵，即是改編上述ngamen系列的第一首作品。Ngamen與街頭（jalan）的直接聯想，加上這些歌曲經常是描繪小人物與世間百態，對中、底層民眾而言，具有強烈的共鳴感，或許這也是宗教詩歌、街唱歌能一再被傳唱、再創作的理由。

創作該往哪裡去？

《歌自遠方來》共收錄「63+1」首由印尼移工創作的歌曲²⁶，「+1」係民謠樂人黃瑋傑與印尼移工合創的〈異鄉的夢〉，這首歌是黃瑋傑二〇一七年《夜色》專輯中的作品，該專輯在隔年入圍了兩項金曲獎，這也讓參與創作的曼德拉與Nomo二人，成為首先踏上金曲獎紅毯的印尼移工。當時，黃瑋傑、兩位移工與另一位樂

²³ 見本書收錄歌曲編號28。

²⁴ 〈Ngamen 1〉、〈Ngamen 2〉、〈Ngamen 3〉……〈Ngamen 26〉。

²⁵ 見本書收錄歌曲編號27。

²⁶ 歌曲編號5、27、28為重新填詞的改編作品，原曲資訊詳見歌詞索引。

手，舉起四面「薪資工時合理化，幸福未來待開花」²⁷的大旗，信步入場，這是紅毯上的政治表態。我們在本書收錄〈異鄉的夢〉，是希望向讀者傳達協力合作的精神，再者是欲邀請讀者與創作者進一步思考，音樂創作如何回應我們身處的社會。

曼德拉在發表〈我的傷痛〉後，又陸續創作了〈我的傷痛之二〉、〈我想回去〉。這三首歌，筆者姑且稱之為曼德拉的「遠洋漁工三部曲」。反覆在歌詞中出現的風、雨、月亮、太陽、星星、海浪、夜晚、藍天，是海上勞動的特殊視覺經驗，是曼德拉想像著那個與他名字相似的印尼漁工，被虐死前漂泊汪洋的心情，亦是他對近年在社群媒體中反覆被流傳的苦難漁工身影所做出的回應。這種以第一人稱唱述他人生命經驗的狀況，也常見於費爾曼的作品。

跟費爾曼同工廠的創作夥伴詹·凱文（Can Kevin）沒有音樂背景，錄音、編曲、混音、拍攝音樂錄影帶、經營YouTube頻道等，完全是來台灣後才自學的。第一首他們自行製作的單曲〈台灣花心男〉²⁸，與志同道合的New Ramesia樂隊合作，詹·凱文提到，錄音時得避開不定時經過的火車，沒有經驗只好一邊摸索。這首歌發表後，反應有褒有貶，大多是給予鼓勵，不過部分網民認為婚外情題材有損印尼移工形象，友情出演ZZ的朋友甚至遭受鍵盤攻擊。筆者從這個業餘但仍滿懷熱情的社群裡，看見協力合作的可貴，而那也突顯了移工樂人在創作上，友誼與支援網絡

的重要性。

創作該往哪裡去？是興趣？還是志業？是為自己的遠行留下證明？還是得持續把故事與見聞唱成歌？創作是生活？還是工餘時的自娛娛人？是否需要與社會對話？或是成為社會運動的觸媒？

我以東港的迎王廟會上常被印尼漁工展演的〈帆船〉（Pahu Layar），來為這篇文章收尾。〈帆船〉是生於荷殖時期的皮影戲操偶師與歌謠創作者Ki Nartosabdo的作品，這首爪哇民謠，鼓勵人們在工作之餘適時放鬆，在身心獲得休養後，重回工作崗位，繼續努力：

朋友啊！讓我們去海邊找樂子

大海波光粼粼

我們乘帆船出航

²⁷ 旗幟除了中文字樣，亦有英文（Work for life, not survive!）與印尼文（Keadilan dalam peraturan）翻譯。

²⁸ 見本書收錄歌曲編號9。

星期天到那兒遊賞

慢慢地我們的船已抵達海中央

啪——啪——啪，水面一分為二

歡笑愉悅，一點兒也不乏味

好消除空虛疲憊

喂！哥哥，時間已晚

椰樹搖曳招喚

最好早點折返

明天還有活兒幹

創作該往哪裡去？也許這首在皮影戲劇場、各種音樂現場、到台灣一個漁港的廟會上，都被廣泛傳唱的〈帆船〉可以試著回答。王哥告訴我，他的夢想是擁有一艘自己的船，與家人共享天倫之樂；費爾曼無法停止勞動，因為家鄉的房子還沒蓋

完；有些人認為音樂是消遣、是為了在台灣陪伴同鄉；還有許多人強調，家庭是永遠的首要考量。或許，移工樂人在卸下創作者或表演者的身份後，多數人會回到工作、回到生活，但不一定會留在音樂裡。

後面幾篇文章，作者們對印尼移工的音樂經驗進行挖掘與申論：噹啞研究中心（Pusat Kajian Dangdut）創辦人麥可·HB·拉帝迪亞（Michael HB Raditya）探討噹啞樂在台灣的發展，如何重新界定該樂種的邊界；民謠樂人吾里·努格拉哈·蘇（Galih Nugraha Su）論述偏離權力中心之邊緣地區的音樂反動；張嘉晏就個人參與印尼移工樂團的經驗，提出對樂團之子（Anak Band）在異鄉音樂實踐上的觀察與反思；而我的工作夥伴，關注移工文學創作的宋家瑜，探索移工情歌敘事中的愛恨嗔癡；以及夥伴藍雨楨藉台灣原住民在全球化架構下的當代遷徙，回過頭來理解此刻移工的處境，並試圖透過音樂去創造對話的空間。

這本集子得以在新冠肺炎疫情持續兩年的此刻面世，要感謝文化臺灣基金會的支持、台灣與印尼每個工作夥伴的參與、以及不吝給予指教與鼓勵的各方好友。最重要的，是要感謝每一位在異鄉努力工作並投入創作的移工樂人。

我們得以靠近彼此，是因這些遠方來的歌。

一 吳庭寬

藝文工作者，畢業於國立政治大學廣告學系，現居高雄。關注馬來群島，尤其是印尼移工的藝文實踐，他試圖透過田野調查、建檔與藝術協作，探索勞／移動背後的歷史事實，並發展外於主流敘事的論述。他曾主持二〇一九年「TransVoices Project: Indonesia-Taiwan」與二〇二〇年「速寫新加坡－文學交流與書寫計畫」，並出版計畫文集《速寫新加坡》。曾統籌出版的東南亞文學作品有Sunlie Alexander Thomas的《幽靈船》(2016)與Alfan Sa'at的《馬來素描》(2020)。

搖擺台灣：萬歲！噹啞在異鄉

■ 麥可·HB·拉帝迪亞 (Michael HB Raditya)

台灣已成為噹啞樂在海外蓬勃發展的一個重要據點，這一點毋庸置疑。根據「噹啞研究中心」(Dangdut Studies Center)的資料，海外的噹啞演出中，台灣的演出場次已有相當的規模。印尼國內的多位知名噹啞歌星，如伊努爾·達拉提斯塔 (Inul Daratista)，她曾在二〇一一、二〇一四年於台北大安森林公園演出、希蒂·巴德莉亞 (Siti Badriah) 曾在二〇一三、二〇一六和二〇一八年演出、扎斯奇亞·戈帝克 (Zaskia Gotik) 曾在二〇一二年於桃園以及二〇一九年在新北市板橋演出，此外，二〇一九年的蒂亞娜·撒斯特拉 (Diana Sastura)，二〇一八年的樂斯蒂·可卓拉 (Lesli Kejora)，還有二〇一九年的菲爾單·拉哈尤 (Fildan Rahayu)，以及二〇二〇年蒂安·安妮克 (Dian Anic)，案例當然還有更多。

上述的場景帶來一個提問：為什麼台灣的噹啞演出場次如此驚人？噹啞樂在台

灣大受歡迎的原因為何？如果我們觀察台灣的噹啞演出，可想而知，主要的客群是印尼公民，特別是移工，或是到台灣求學的留學生、定居的新住民。但我意識到，在台灣的噹啞樂，不僅僅是節慶時曇花一現，順便搭起的舞台而已。台灣噹啞不只是單純欣賞（或邀請）女歌手以及馬來樂隊（Orkes Melayu）的演出，而是更複雜的文化實踐，換句話說，群眾本身也積極參與在音樂之中。我稱之為積極參與，是因為印尼移工不僅是消費者，同時也是場景的生產者，他們有人組織馬來樂隊、合成器樂隊（Organ Tunggal），也有人成為歌手，更進一步建立了台灣噹啞樂的生態系。

同樣令人訝異的是，這高度的參與促成了幾首為台灣移工樂迷製作的作品，例如拜裘·倫多（Pajo Londo）的〈台灣離棄〉（Taiwan Ninggal Janji）和〈台灣約定〉（Taiwan Nagih Janji），或是丹托·拉拉·PO（Tanto Lala PO）的作品〈台灣失婚女〉（Rangda Taiwan）。這三首歌的敘事都環繞著愛情，也是最貼近移工的主題。歌曲中描述遠距離愛情導致的複雜關係：遠距離戀情帶來的背叛、分離的思念、以及關於失戀的各種敘事。但讓我驚訝的是，台灣的馬來樂隊或歌手也主動生產了許多原創歌曲。這對我來說是相當有趣的現象，從他們所寫的歌詞，可以觀察到他們抒發的感受，他們身在海外工作的心情，以及個人生活的樣貌。

上述這些現象，讓我更加意識到，為何噹啞樂在台灣的實踐值得關注。理由在

於，我們不僅是討論他們演唱了哪些曲子，更重要的是什麼樣的人、事、物、原因和方式，讓噹啞樂可以不斷被實踐。不僅如此，台灣的噹啞樂實踐討論，可以讓我們看見，印尼移工不是抽象的數字，而是一個個擁有感受的獨立個體，他們同樣需要被給予愛護、支持，乃至超越國家（外匯）英雄的尊重。

表達個人感受，非關走向國際（Go International）

噹啞的海外演出並不是一件新鮮事。從噹啞天王（Raja Dangdut）羅馬·伊拉瑪¹（Rhoma Irama）時期就開始延續至今。自一九八〇年代起，羅馬·伊拉瑪已在海外獲得許多成就，像是一九八四年十二月，他在菲律賓的東協文化交流會（ASEAN Cultural Meeting）上的活動演出，在該場合噹啞樂被視為東協國家的代表音

1 羅馬·伊拉瑪（Rhoma Irama, 1946-），為印尼的資深噹啞樂人、演員，一九五八年出道至今超過

一甲子，擁有超過一千首音樂創作。他是改革當代噹啞樂隊編制，將馬來樂隊傳統與西方搖滾樂融合的代表人物。他早期發表的許多作品，描繪底層社會的困境，諷刺時政，導致他在一九七五至一九八八年之間，被政府禁止在電視節目登台演出。羅馬·伊拉瑪除了演藝事業，他也是知名的伊斯蘭教佈道者。

樂 (Shofan, 2014:85)：一九八五年八月，他在馬來西亞吉隆坡的第十六期《亞洲週刊》(Majalah Asia Week) 活動上被譽為東南亞歌王；一九九四年，日本的麗風唱片 (Life Record) 曾發行超過兩百首他以英文與日文演唱的歌曲 (2014:85)。而二〇〇七年十一月在新加坡的演出，更讓他得到「東南亞傳奇巨星」的殊榮。除此之外的案例不勝枚舉。不只是羅馬·伊拉瑪，許多噹啞歌手也在國際舞台上演出，像是妮姬·波羅蜜多 (Cici Paramida)、伊努爾·達拉提斯塔 (Inul Darastis)、薇亞·瓦倫 (Via Vallen) 等。

噹啞與海外的交流至今仍持續進行著，例如 Indosiar 電視台的選秀節目「亞洲噹啞音樂學院」(D'Academy Asia)。在該節目中，有來自印尼、馬來西亞、新加坡、汶萊、泰國、東帝汶和菲律賓的噹啞歌手參賽，輪番演唱噹啞歌曲。即便對於哪一國參賽者會勝出，我們心中早已有數，但此節目仍培養出噹啞必須「走向國際」的展望。除了「亞洲噹啞音樂學院」，其他與噹啞有關的節目如「美國噹啞計畫」(Dangdut in America Project)，這是一個面向美國觀眾的印尼語噹啞歌唱比賽。不過如果只是看老外唱印尼噹啞歌，我其實看不出所謂的「走向國際」。回到噹啞與國際接軌的問題，雙方的交流持續已久，但進一步來看，前述的案例其實都有特定的目標——外交使命、政治部署與商業目的，那台灣的噹啞樂又是什麼樣態呢？

當然，若把台灣的馬來樂隊與噹啞歌手放進「走向國際」的框架裡也不為過，不過，至少在本篇文章裡，我不選擇這麼做的原因在於：台灣的馬來樂隊與噹啞歌手是否懷抱著這樣的願景？或這只是那些局外人把移工強迫放進框架裡罷了？對我而言，移工的聲音遠比那種烏托邦的想像來得重要。或許可以說，在台灣由移工主導的噹啞樂展演，並非出自移工對舞台的鴻圖大志，而是移工表達自我的媒介，也是在工作的煩悶中，僅有的消遣方式。

TransVoices Project 與文化臺灣基金會在二〇二一年八月二十二日合辦的「噹啞樂在異鄉」線上討論會，讓我更加確定上述論點。馬來樂隊 New Ramesta、合成器樂隊尤基 (Yogi Music) 與歌手安芭·歐蒂 (Ambar Oti) 也一致認同，不管是為了自身，還是為了其他移工，噹啞樂是他們消除疲勞的方式。安芭·歐蒂害羞地宣稱自己是一個噹啞歌手：New Ramesta 的成員亞努 (Yanu) 也表示：「我們有什麼（樂器），就玩什麼（樂器）」²；而經營合成器樂隊的尤基的想法也相去不遠。從他們的分享來看，我理解到台灣的噹啞樂展演，不是一種要賣給外國人的商品，而是為了

² 來源為二〇二一年八月二十二日「噹啞樂在異鄉」線上活動，完整記錄請見臉書專頁 TransVoices Project: Indonesia - Taiwan。https://www.facebook.com/tvptaiwan/videos/369304384766381。

同為移工、也同為印尼人的群體所生產與消費的自我享受。

以上述論述為基準³，我們得接受一個事實，並不是所有在印尼以外的噹啞都打算「走向國際」。我們更需重新檢視，表演背後的意圖與關懷是為了誰？若台灣噹啞展演的主要的對象是印尼人，那麼「走向國際」便不是這篇文章要關注的議題。在我看來，更需明確探討的是，印尼移工如何藉噹啞表達自我？噹啞從原本做為自我表達的管道，轉變成為公眾表述的媒介，並附帶卸除疲勞、消弭無力感與心碎感受的功能，而這也是移工之間共通的處境。

此外，更重要的莫過於噹啞成為團結的媒介，這對我而言相當重要，噹啞讓印尼移工不再感到孤單。攸關孤不孤單的議題，我想強調的是，有些印尼移工與其他移工同居一處，但集體住在宿舍裡，難道就能保證移工不會感覺孤單？實際上他們確實是比鄰而居，但其身心與精神狀況為何？他們是否下工後疲憊如常？他們是否還有時間熬夜、為了聊個天犧牲休息時間而導致隔天精神欠佳或是生病？他們是否能自由向鄰人傾吐遠距戀愛的挫敗心聲？這並非不可能，但看到移工在台灣嚴謹而非舒適的工作型態，我想還是很為難。

承上，我認為噹啞舞台對移工相當重要。從上述的邏輯，我們可以理解為什麼台灣的噹啞演出總是萬人空巷，移工願意人擠人地與其他同鄉一起觀看噹啞表演，

其中以印尼移工為大宗。此外，這些演出往往策略性地選在特殊的時間如休假日或重大節慶。噹啞展演成爲一種非日常的活動，跳脫出通常有明確的地點、日期與時間安排的工作行程，在此，印尼移工可以暫時卸除工作的牽掛盡情參與。在噹啞的展演現場裡，他們可以遇見那些平時或許僅是點頭之交的左鄰右舍，或其他互不相識的移工，大家在這裡拋棄疲累、盡情舞動，彷彿沒有明天！我揣想著，在某種程度上，噹啞樂在台灣或許已經超越它原本用以表達與團結的功能，進而成爲淨化⁴ (katharsis) —— 覺察、釋放、「解放」—— 的媒介。

移工透過噹啞樂創造韌性

我手上沒有馬來樂隊在台灣發展的歷史資料，但我推測，它的模式與雅加達、德里 (Deli) 或泗水地區以外的馬來樂隊發展相似，這些在地創意之所以湧現，係為

³ 我使用「基準」一詞是因為有比較性和標準性，用基準一詞顯示有其標準。

⁴ 淨化作用 (catharsis) 由古希臘哲學家亞里斯多德提出，意指抒發積壓情緒，藉此消除心理上的緊張狀態。亞里斯多德在《詩學》中提出，悲劇引起人們的悲憫心和恐懼心，爾後可適當地滌化人們的情感。註釋參考教育部重編國語辭典。

了滿足當地民眾長期以來對馬來樂隊、歌星親臨當地進行娛樂演出的期待，因而促成了許多新的馬來樂隊，或以甘布斯樂隊（Orkes Gambus）為基底，以及其他轉向噹啞風格的同類型樂隊面世（見Shahab, 2004:26）。這些馬來樂隊通常以他們視為典範的樂隊名號來自我命名，例如在Soneta Group之後，我們會發現像OM Sonata、OM Sontana、OM Monata、OM Ronata等樂隊成立，甚至有些會刻意打造出類似羅馬·伊拉馬的形象，像是《TEMPO》雜誌就曾提及一個來自南安由地區Rohia樂隊的那諾·羅曼札（Nano Romanza）的案例（1984:32）。我認為，上述策略是地方民眾在能力範圍內積極參與的樣貌，與其枯等未知，不如去創造更好的機會，不是嗎？

台灣的情況是否如出一轍？如果把上段的推論套用在台灣的噹啞，那噹啞之所以在台灣出現，也是出自於移工喜愛的樂隊或歌星，無法隨時到台灣提供娛樂。除了距離之外，經費也是個大問題。想想看，如果邀請來台的馬來樂隊與歌星一次就超過三十個人，主辦單位勢必得準備好機票、住宿費以及翻倍的唱酬，更不用說還有租賃場地與音響設備等開銷。雖然毫無策略可言，但硬要做下去也並非不可能。因此我推斷台灣的馬來樂隊，是始於那些有音樂背景的移工，他們相聚並一起組織馬來樂隊，來滿足小團體——自己個人、旁人、社群——的娛樂需求，這件事也被合成器樂隊的尤基證實。尤基時常在宿舍玩鍵盤／合成器，甚至開直播為朋友們表

演⁵，而他們的知名度也隨之增加。

馬來樂隊、合成器樂隊與噹啞歌手如何累積名氣是另外的題目，但我們得記住，他們之所以組團的理由，是藉「遊戲」（playing）來探問與回應現實。這裡的「遊戲」一詞，我借用了文化思想家約翰·赫伊津哈（Johan Huizinga）的著作《遊戲人》（Homo Ludens: Essai sur la Fonction Sociale du Jeu），文中他篤定地將人類歸類成「智人」（homo sapiens）或是「工匠人」（homo faber）。對赫伊津哈而言，遊戲不只是人類成長中的一個階段，更是人類在每個階段永恆性的存在，出現在人類社會的不同語境中，像是政治、貿易、藝術等。身為遊戲中的人類，涵括了一些重要的特點：自由、不同於現實生活、於特定地點與時間發生、在特定的規則中進行、本身具有目的性（autotelic）、緊密的情感聯繫與網絡（Huizinga, 1998）。我認為，台灣的噹啞實踐都符合上述前提。

歸功於這些基礎，遊戲使他們跨越了所須付出的時間與經費的障礙，隨之浮現的問題，如「移工朋友們如何管理排練與表演時間？」、「移工朋友們如何在儲蓄與匯款給家人的同時，處理噹啞實踐上所需的支出？」。由於噹啞已經超越了原先自我

表達的功能，進而透過遊戲去發揮淨化、情緒釋放、抱怨工作中的無力與疲乏的功能。但仍須提醒，遊戲的意思不只是玩玩而已，也不表示無法嚴肅看待，就此讀者通常會錯誤解讀。這裡提及的遊戲，指的是移工如何去探問與回應充滿限制的生活處境。探問與回應是韌性 (resilience) 的標記，移工如何持續不斷地藉噹啞樂來進行遊戲，我們可藉此知悉移工的韌性。再者，從他們在遊戲上的成就，亦可窺見移工如何去形塑穩固的生態系，即便其中也存在著脆弱性 (vulnerable)。

我們可以從噹啞樂在台灣의完備程度看出它的穩固性，例如馬來樂隊、合成器樂隊、歌手、樂隊基地與已成形的噹啞樂觀眾。從噹啞研究中心的資料（透過吳庭寬的協助），台灣已有好幾個馬來樂隊，像是New Ramesta、Redista等。我將他們歸類至馬來樂隊，是因為樂隊擁有齊全的樂器，如手鼓 (kendang)、電子琴、節奏吉他、旋律吉他、貝斯、爵士鼓、笛子 (suling) 或其他吹奏樂器。如果您問我他們是如何取得這些樂器的？答案是靠樂手平時的積蓄，或是從薪水中撥出來的錢。因為樂器齊全，可以互相搭配演奏，並沒有特定主導的樂器，而這也是馬來樂隊與合成器樂隊的差異之處。儘管如此，台灣的馬來樂隊也面臨著壽命的問題。樂隊的壽命遷就於移工在台灣的工作契約期限。我們可以觀察到，有些樂隊會採取替換革新的模式，合約到期的團員由新團員替補，例如已換過四、五輪樂手的New Ramesta。不

過，樂隊各有各的命運，有更多因為樂手工作合約結束，而被淘汰的樂隊。

不只是馬來樂隊，在台灣還有合成器樂隊，像是Elisa Nada、Yogi Music、Kaymar Music、New Buana Music、Sultan Musik等。分辨合成器樂隊與馬來樂隊的方式，在於樂手的數量。合成器樂隊通常只有一個演奏電子琴或合成器的樂手，但隨時間發展，合成器樂隊不再只是一人編制，也會加上吉他或手鼓等。在東爪哇，這樣的編制稱為「合成器Plus樂隊」(Organ Tunggal Plus)。雖然說樂隊已變成「Plus」，但主導演出的仍是合成器或電子琴。合成器樂隊也善用電子琴的科技智慧，像是音樂數位介面 (MIDI)、取樣音效 (sampling)、或是伴唱 (minus one)。如果您再次問我他們從哪兒弄來這些樂器的？一樣是從薪水分出來買的。即便如此，合成器樂隊也面臨跟馬來樂隊一樣的挑戰，一旦他們在台灣的工作合約結束了，樂隊也不復存在。

台灣也有噹啞歌手如愛妮·莫列斯塔 (Eny Moresita)、安芭·歐蒂 (Ambar Oti)、妮雅 (Nia) 等。歌手也是有趣的議題，因為他們或許同時是沒有閒暇時間的看護或工廠作業員。對於那些已經有舞台經驗的人，擁有穩健的台風是當然的；但對於剛起步的歌手，時間管理就顯得非常重要。無論是在工作或是在家休息的時候，他們必須善用時間來練歌。說到排練，他們通常沒有時間參與，導致演出時常

是在沒有排練或妥善安排的狀況下進行。至於演出成果，我認為只要能看起來歡樂、熱鬧就好。除了時間問題，他們也必須花錢來支付演出所需，例如採購適合的服裝和化妝品等。要當歌手還是有不得不的犧牲，歌手面對的挑戰也是多重的，不只是歌唱生涯將隨合約結束而中止，還有輕浮的觀眾對他們的遐想。根據一位噹啞歌手妮雅的說法，歌手都知道哪些觀眾會對他們上下其手⁶，這多少有協助他們防範未然，但壞事仍可能會發生。

根據以上三種噹啞樂人的角色，我們可以觀察到，他們在眾多舞台之間面臨著極大的劣勢。他們似乎可估計自己待在樂隊裡的時間、預知他們還可以在舞台上唱多久，在演出當下已預知未來，這一點其實耐人尋味。但我的諸多疑慮或許會隨時間逐漸消散，因為台灣的噹啞樂生態可以說十分穩固，有其他同為移工的觀眾支撐著台灣的噹啞場景，他們獲得的各種關注（邀約），讓噹啞秀場成為移工在台灣娛樂和節慶中不曾缺席的角色。除此之外，也出現各種噹啞場地，如供應印尼料理的小吃部、餐廳，以及不斷播放噹啞歌曲的印尼雜貨店，甚至還有專屬卡拉OK包廂。這讓我確信台灣的噹啞擁有正面的支持體系，移工可以藉著噹啞，盡情地去持續展演、欣賞、為生命的抵抗喝采。

除了生態系，韌性（抵抗）也反映在移工創作的歌謠。這些創作並非全然出自懷舊情緒，也是值得重視的離散表述。TransVoices Project 與文化臺灣基金會的合作計畫資料中，我看到大概有二十五首圍繞在愛情、人生與懺悔主題的噹啞樂作品。與愛情有關的題材幾乎囊括所有作品，從失戀、婚外情、違背承諾、遠距離戀愛、舊愛、新歡、因為迷信而解除婚約、逢場作戲的戀情、揮之不去的思念、為妻子表現忠誠等。同時，還有一些其實應該被歸在愛情的懺悔主題作品，歌中闡明了不願因談戀愛做不道德的事，清楚地反映了印尼近年的某個宗教運動。其餘的作品主題則攸關生活，更確切地說，是把台灣視為人生道路的主題。更有趣的是，這些歌曲使用的語言並無限制，有幾首歌是以爪哇文演唱，但也有其他的語言如外南夢爪哇語（Banyuwangian）、巽他語（Sunda）、印尼語或是混合語言的狀況。對我而言，這並非只是語言使用方式的議題，而是一種「自我」聲明。

就主題和使用語言來看，我相信這些歌曲都體現了——由移工自己提出——他們的心情與個人表達。雖然不是每首歌曲都能代表印尼移工，但至少足以表現出部分移工在海外的經歷，闡述著他們如何為了家庭忍耐、或是他們為何事奮戰。另一方面，噹啞成為一種他們信任的媒介，幫助他們抒發感受。由此證明，音樂並非只是

聲響，更是發聲與傳遞訊息的空間。

突破噹噹邊界的台灣

台灣之所以成為噹噹樂的重要據點——就現有狀況與研究而論——是關乎突破邊界的課題。反觀在印尼本地，噹噹變得標準化且僵硬，印尼各地有自己的噹噹類型，像是西蘇門答臘（Sumatera Barat）的撒陸昂噹噹（Dangdut Saluang）、廖內（Riau）的馬來噹噹（Dangdut Melayu）、楠榜（Lampung）的浩室噹噹（House Dangdut）、雅加達的經典噹噹（Dangdut Klasik）、西爪哇的塔林噹噹（Dangdut Taring）和朋噹（PongDut）、東爪哇的夠普羅噹噹（Dangdut Koplo）、岸朱（Neanjuk）的加恩噹噹（JanDhut）、外南夢（Banyuwangi）的外南夢噹噹（Dangdut Banyuwangi）、馬噹拉（Madura）的馬噹拉噹噹（Madura Dangdut）、加里曼丹的馬辰噹噹（Dangdut Banjar）（見 Weintraub, 2010:202; Raditya, 2020:12）。這些在新秩序政權（Orde Baru）垮台後發展出來的噹噹樂支派，稱為地方噹噹（Dangdut Daerah）。但我們必須理解的是，地方噹噹難以跨越區域實踐，即便有也難以發展，例如在外南夢發展撒魯噹噹，反之亦然。簡言之，噹噹跨地域的交集難如登天。

然而，我窺探⁷中的台灣噹噹，是截然不同的。一個在台北或台中工作的移民，可以接觸到外南夢噹噹、塔林噹噹、羅馬·伊拉瑪式噹噹（Dangdut a la Rhoma Irama）、甚至是夠普羅噹噹。當然這裡說的接觸，不只是透過手機聽歌或是去唱卡拉OK，而是可以直接蒞臨表演現場，觀眾可以親身感受舞台與環境何以在展演中發展。誠心而論，這在印尼本地很難看到，在雅加達亦是如此。雅加達並非毫無價值可言，而是因為她擁有更具支配性的務實價值，像是巴達維（Betawi）與雅加達的音樂產業，遑論首都還必須展現印尼性（keindonesian）的義務。但在其他地方，特定的實質支配勢力成為交流難以實現的原因。換言之，不管在地方還是首都，噹噹在風格上存在跨地域交流的困難。

在台灣，這樣的跨區交集反而有機地進行著，而非透過隱形的手——印尼海外移工安置暨保護局（BNP2TKI）——刻意促成。為什麼我這麼說？原因在於在台灣所有的移工都是外來者，數量再龐大，他們的身份仍是外來者與移工，也都擁有具時效性的工作契約，合約一旦結束，他們自然得打道回府。除此之外，這些人也未

⁷ 我使用「窺探」一詞是因為我沒有實地造訪台灣，而是透過台灣的噹噹樂人代表的發言、聆聽原創歌曲、以及在社群媒體上觀看其演出。

必來自同一地區，而是來自各地。住在宿舍的尤基便曾提及，他與來自不同族群與地區的室友在同一屋簷下共同生活⁸，相遇與交集就此產生。他們除了想聽見自己家鄉的音樂，也會開始互相聆聽對方的音樂。這種交集可能因若干地緣社群被放置在同一個居住地而發生，交集也會更顯著。

不只在居所，這樣的動能也發生在New Ramesta馬來樂隊，該樂隊已經換過好幾輪不同族群的樂手。亞努提到，New Ramesta第一代成員主要是中爪哇人；爾後許多來自東爪哇勿里達（Blitar）的新成員加入，代替那些結束工作合約的樂手，等到他們的合約相繼結束，又陸續換回中爪哇的移工；最後是東爪哇特倫加萊（Tenggalak）的樂手補上。這個現象之所以有意思，是因為印尼本地的馬來樂隊成員，幾乎都是來自同一個地區，但在台灣，在馬來樂團成員較為包容的前提下，樂隊不斷輪轉再造。有趣的是，樂隊本身就是跨地域交流的產物，這促使馬來樂隊在音樂參考資源上可以更具流動性，而不是拘於某個形式。至於參考何種音樂形式，一般而言是取決於曾經與現今流行的元素。

移工所創作的歌曲，亦可看出跨地域交流的現象。我們可以看到塔林噹啞、外南夢噹啞、流行噹啞（Dangdut Pop）、經典噹啞到夠普羅噹啞在同一個區域現身。不管身在台北或是台中，我們可以體驗到非單一型態的噹啞樂。基於上述論點，我將

台灣的噹啞視為突破原本僵化邊界的噹啞。雖然源自脆弱處境，在印尼已僵化的噹啞樂，反而在沒有噹啞歷史淵源的台灣產生新的流動。這樣的交流有什麼好處呢？當然，我不會事先遙想台灣將發展出噹啞的新流派，這些交集成為噹啞的匯聚之所，也反映了噹啞在變遷的社會中如何生長、茁壯。從上述現象，我確信，噹啞的各種流派與差異化不會成為阻礙，只要能隨音樂搖擺，便足以證明噹啞不只被移工當成一種音樂類型，而是一種可以道出移工心聲的語言。異鄉之聲，噹啞在台灣，萬歲！

參考文獻

- Huizinga, Johan. 1988. *Homo Ludens: Essai sur la Fonction Sociale du Jeu*. Paris: Gallimard.
- Raditya, Michael HB. 2020. *OM Wawes: Babat Alas Dangdut Anyar*. Yogyakarta: Yayasan Kajian Musik Laras.
- Raditya, Michael HB. 2020. "Dangdut di Taiwan: Sebuah Percakapan Awal" <https://dangdutstudies.com/dangdut-di-taiwan-sebuah-percakapan-awal/>
- Shahab, Alwi. 2004. *Saudagar Baghdad dari Betawi*. Jakarta: Penerbit Republika.
- Shofan, Moh. 2014. Rhoma Irama: Politik Dakwah dalam Nada. Jakarta: Imania.
- Tampa nama. 1984. "Yang ini Dangdut Indramayu" In *Majalah Tempo* edisi Irama Rhoma Irama.
- Weintraub, Andrew N. 2010. *Dangdut Stories: A Social and Musical History of Indonesia's Most Popular Music*.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麥可·HB·拉帝迪亞

關注音樂、表演研究與藝術文化領域的學者、作家與評論家。畢業於加查馬達大學（Universitas Gadjah Mada）文化人類學系，並取得表演藝術與美術研究所碩士。二〇一七年起，他任職於加查馬達大學表演藝術與美術研究所，後學院，他也在LARAS - Studies of Music in Society (<https://laras.or.id/>) 擔任研究員，並創立「噹噹樂研究中心」(www.dangdutstudies.com)。著有《記憶串連與事件創造：表演藝術評論》(*Merangkai Ingatan Mencipta Peristiwa: Sejumlah Kritik Seni Pertunjukan*, 2018) 與《Wawes 樂隊：新噹噹的開疆闢土》(*OM Wawes: Babat Alas Dangdut Anyar*, 2020)，而他最新的作品〈印尼音樂產業中夠普羅噹噹的普及與競爭〉(*The Popularisation and Contestation of Dangdut Koplo in the Indonesian Music Industry*)，發表於二〇二一年出版的《馬來群島製造：流行音樂研究》(*Made in Nusantara: Studies in Popular Music*, Routledge)。

■ 翻譯：盧明威 (Sebastian Susilo)，出生於印尼雅加達，曾長期旅居新加坡、馬來西亞。畢業於國立臺灣藝術大學視覺傳達設計研究所，現居台灣台北。

聽見印尼移工情歌的心碎與狂戀

■ 宋家瑜 (Sally Sung)

漁工朋友阿曼 (Aman) 最近像變了個人，整天左耳掛著一隻耳機喃喃自語，臉書大頭照換成女生的自拍照。一問才知道，原來是交女友了，對方是在台中的看護，失婚，在印尼有兩個孩子。神奇的是，雙方從相識到陷入熱戀，從沒見過本人。阿曼的漁船出港時間不分平假日，女友雇主一個月只給一天休假，兩人雖然都生活在台灣，卻湊不出同時放假的日子，只能透過線上視訊陪伴彼此。

看似特殊的交往模式，卻是許多移工情侶的常態。移工多半在自由受限的環境工作，智慧型手機的出現，解放了空間的桎梏，緩解許多人的寂寞與孤單，長時間的視訊通話縮短他們與家鄉的距離，各式網路平台也加速情感關係的建立，即便只是腦袋放空滑過一部部速食娛樂的短影片，都能暫時安放疲憊的身心。移工們漸漸不需要母語報章雜誌的徵友欄目，臉書和抖音一鍵發送交友邀請，茫茫人海總會遇

見相知相惜的靈魂伴侶。很多人透過長時間的線上交談找到人生的另一半，也有人耽溺虛擬的陪伴關係，流連在一段段露水姻緣尋求情感慰藉。

最初只是回留言

我們在此相識

後來開始閒聊

偶爾還會視訊

可惜啊可惜

原來他已有所屬

但我還是愛他

別人的情郎讓我癡狂

台中的看護工「純真瑪莉亞」(Maria Chullun) 以自身經歷為題材，寫下第一首

自創曲〈別人的情郎〉(Bojone Uwong)¹，喜歡寫作的她在臉書遇見知音，卻在對方生日時看見他太太的留言，在此之前對方的臉書從沒顯示已婚的跡象，讓她心碎不已。這首詞由純真瑪莉亞放在臉書的情詩改編而成，在萬隆作曲家吉多(Gio Shantong)的鼓勵下，他們一同將這場無疾而終的戀情轉化為樂曲。或許是瑪莉亞甜美的嗓音加上電音編曲的化學反應，讓原先看似流水帳的語句，變身朗朗上口的歌詞，讓人忍不住跟著音樂擺動哼唱。

唱出崎嶇的感情路

瑪莉亞除了自己創作，也會翻唱其他噹噹樂曲，主題多圍繞在失敗的情感關係。她在自己的YouTube頻道上傳一支以台中為背景拍攝的翻唱MV，曲名叫〈與我偷情吧〉(Selingkuh Denganku)，影片裡的她帶著整齊的舞台妝髮，甜笑對著鏡頭唱出向花心男訴說的情話，儘管素人演員的演技略顯生澀，但灑狗血的故事腳本，卻貼切地詮釋移工情感關係的脆弱，影片下方留言一片好評。

我剛學印尼文時，很早就透過移工朋友認識selingkuh(出軌)、garangan(花心男)這些詞彙，這幾個詞經常出現在移工彼此的挖苦調侃，他們愛唱的印尼情歌也

讓我學到bang tojib(玩咖)、kekasih gelap(小三)各別代表什麼意思。習得的單字多少反映我的田野對象和他們的情感狀態，後來我也逐漸發現，情愛關係幾乎是每個移工都會面對的課題，長期與戀人分隔兩地，使他們需要比一般人花更多心力維繫感情。

臉書通常是移工戀人互表忠誠的前台，不少移工將個人照設成另一半或孩子的照片，或是把名字改成「XXX的爸」、「XXX的媽」，宣示對家庭的忠貞。我偶爾也會被詢問，能否透過其他通訊軟體加好友聊天，因為臉書帳號與另一半共用，不想被監視對話內容。少數情場失意的移工會把臉書名字前面加上引人遐想的duda(鰥夫)或janda(寡婦)²，公開自己的感情狀態。有些情場高手不厭其煩地申請多個分身小帳，只為享受偷情的快感，這些人也就是移工們口中的garangan和garanganwati(花心女)。

台南廠工費爾曼(Firman Setia Budi)和桃園廠工里法(Dyaz Rifai)分別都曾創作名為〈台灣花心男〉(Garangan Taiwan)³的情歌，歌詞講述的就是移工戀情可能

1 見本書收錄歌曲編號29。

2 中文的鰥夫、寡婦專指喪偶的人，在印尼文裡，除了喪偶之外，只要離過婚的單身男女皆可稱作duda與janda。

3 見本書收錄歌曲編號09、27。

面臨的偷情與背叛。值得一提的是，這兩位移工的音樂頻道都有穩定的瀏覽量，前者歌曲上傳半年就有將近八千人次點閱率，後者的頻道更是訂閱破萬，以素人音樂廠牌來說，足以窺見一定的影響力。

費爾曼經常為他的自創曲製作音樂錄影帶，拍攝背景在台南，工作人員和演員都是他的好友，我曾在他的Vlog看見認識的移工友人擔綱主角，起初不免好奇，大家看到認識的朋友出現在影片裡不會笑出來嗎？但事實是，無論是歌手本人、演員還是拍攝團隊，都表現了非常專業的態度，呈現的影像作品絲毫不像玩票性質的惡搞影片，配上動人的歌聲演繹，自然就被精彩的故事情節吸引，認真欣賞他的音樂作品。

告別後你去台灣做工

為了未來找工作

你說只做一次合約

但現在快滿兩個約

你說六日要打工

一早出去不知幾點才回來

你的理由令我難堪

聽那裡的朋友說

看到你和其他人牽手

費爾曼以男性的口吻，描寫在印尼等待妻子的心情。背叛是情歌永恆的主題之一，這首移工歌曲比較不同的是，比起被戴綠帽的憤怒，敘事者明顯對話姿態更低，字裏行間更多的是看不見妻子在哪的失落。此外，這首歌的音樂錄影帶除了演出偷情的男女，還有一位飾演拿手機拍照傳給正宮告發的友人，如實地呈現移工社交圈總是八卦傳千里的樣態。

另一首由里法創作的同樣名為《台灣花心男》的歌曲，則多了點憤世嫉俗的色彩，這首歌沒有華麗的編曲，以基礎的樂器編制錄製，搭配里法如同說書人的吟唱、樂手們在句尾畫龍點睛的吆喝，削弱歌詞的悲情，瀟灑地道出對出軌行為的不滿。

妹妹我沒什麼把戲

那些台灣的花心男

長得普通
但自以為是
喜歡甜言蜜語
簡直就是王八蛋

情感關係的不穩定，並不意味移工情侶總是受到誘惑。翻看這本歌詞作品，可以看見許多情歌是透過直白詞語，堅定地捍衛愛情。曾經在高雄工作九年的廠工穆斯（Mas Mus）創作多首深情的情歌，唯有〈我老婆不是用來幫你打氣的〉（Bojoku Ora Ningo Semangatanu）⁴ 這首歌詞和其他作品風格迥異，音樂錄影帶在進旋律之前，還特別安排一段男主角與老婆前男友狹路相逢的火爆對話。

我老婆不是用來幫你打氣的
去找別人吧，難道沒人要你？
別再靠這麼近
快滾！祝你一路順風
你的前妻已經是我的老婆了

現在穆斯因為疫情暫時回到印尼，與我們視訊訪談時，他抱著孩子，身旁依偎著在台灣相識相戀的妻子。對於〈我老婆不是用來幫你打氣的〉這首歌，他笑談這不是發生在自己身上的事，但在台灣經常聽聞類似的故事，所以決定把這樣的現象寫下來。

所以我們要繼續唱情歌

比起異鄉生活的孤單，愛情的狂戀與心碎，應該更能讓台灣人產生共鳴，但這些情愛書寫，卻少見於現今台灣主流的移工敘事。翻看早期的台灣新聞，可以發現媒體經常將移工描述為逞兇鬥狠或樂天知命的兩極形象，近年出現許多正向的報導，多半是談個別移工在台灣展現才華的故事。

無論是負面形象或是熱血的追夢身影，移工的形象彷彿被定型成沒有情慾的勞動者，但在異鄉追求自我實踐和展演國族認同的背後，必然有更貼近人性的情與

4 見本書收錄歌曲編號 25。

愛，只是我們很難從現有被翻譯的移工敘事，看見移工在勞動之外如何表述自己的感情。

不僅如此，移工書寫的文學作品，也不乏去情慾化的觀點，陳述自身在異鄉打拼、身為外匯英雄的心境。從過往的研究經驗，我認為透過比賽評選的移工文學作品，往往比起音樂詞曲更難赤裸地剖析內在情感，尤其是情愛這個主題。這和文學獎制度造就的投稿策略、移工作家想呈現給台灣社會觀看的形象、詩和小說對文學性的要求等等，都有密切關連。

我曾訪問一位多次獲得文學獎的移工，許多人在公開活動見過她和伴侶一同現身，我問她為什麼總是以別人的生命經歷為靈感，卻從不寫自己的感情故事，她想了想說，因為和男友的年齡差距，經常有人私下嘲笑她是「洛哈雅」(Rohaya)⁵，等到她越跨心裡的坎，才能提筆寫下他們相戀的過程。

另一方面，情詩也少見於移工文學比賽的作品集，或許是公開情話綿綿的詩句，不免讓人難為情。但與此相反的是，移工的音樂創作卻經常以愛戀為主題，貼切地反應他們在異鄉不穩定的情感狀態，輔以旋律的催化，為原先直白又濫情的詞句，產生截然不同的閱聽感受，讓人忘情地跟著音樂舞動合唱。

台灣工作很愜意

很多寡女跟美眉

台灣工作不愜意

很多魔鬼的勾引

很多魔鬼的勾引

這首在 YouTube 點擊數破百萬的移工歌曲〈當移工很愜意〉(Penake Dadi TKI)⁶，是一位廠工里法在遊覽車上自彈自唱的影片，歌詞講述印尼移工到不同國家工作面臨的優點與困難，饒富意味的是，相較香港工作必須早起、韓國工作薪水高，台灣對印尼移工來說，是個充滿豔遇機會的地方。

或許因為這樣，台灣成為生產印尼移工情歌的重要基地，來自異鄉的移工們在這裡遇見人生伴侶，也可能不斷經歷挫敗的感情。他們將傷痕轉化為引人共鳴的旋律，陪伴更多孤單的移工在歌聲裡找到慰藉。這也是為什麼情歌會成為不敗的經

⁵ 印尼知名的老少配夫妻，十九歲男子利亞迪 (Slamet Riyadi) 與七十四歲老婦洛哈雅 (Rohaya) 相

戀，不願家人阻撓結婚，兩人生活每隔一陣子就會成為媒體話題。

⁶ 見本書收錄歌曲編號 28。

典，因為愛情的悸動和療傷，往往都能透過音樂讓人產生共感，而我們彷彿也從移工的情歌裡，聽見自己以及世間凡夫俗女跨不過的愛恨嗔癡。

■ 宋家瑜

文字工作者，畢業於清華大學台灣文學所，台南人。關注移工文學，特別聚焦台灣與新加坡的移工文學與文化活動。其論文《台灣移工文學場域的生成：以文學獎為例》曾獲二〇一六年國立臺灣文學館「台灣文學傑出碩博士論文獎」。二〇二〇年曾主持「移民工文學獎之影視改編劇本調查研究計畫」。移工議題文章散見於《報導者》、《新活水》、《皇冠雜誌》等平台。

作為一位在台印尼移工流行／搖滾樂團成員： 淺談印尼移工音樂社群與表演實踐

■ 張嘉晏 (Chang Chia-Yen)

Tu-Wa-Ga-Pat¹樂聲響起……這是再日常不過的練團室片段。成為在台印尼移工流行／搖滾樂團的一員，是我過去不曾想像過的，而故事或許可以回到二〇一六年說起。當時我透過數個獨立媒體，開始意識到「熟悉」的台北車站週末聚集了一群「陌生」的印尼移工。同時，我亦參與加拿大音樂學者Joshua Pizer的音樂田野工作講座，他的研究對象為三位於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期擔任過慰安婦的韓國裔長者，他透過唱歌引導其敘說生命經驗，讓我深受啟發，那時我便萌生了透過歌唱了解移工

¹ 擷取自印尼語數字 1 (satu)、2 (dua)、3 (tiga)、4 (empat) 最後一個音節，常用於樂團團員在樂曲開端確認速度。

生命經驗的想法。

過去台灣的移工相關研究主題，多著重在資本主義全球化的脈絡下，討論人口販運、移工政策、仲介制度、認同、社會運動等議題。對於勞動之外論述，則多聚焦於族裔地景、消費文化或各類組織參與，與印尼移工音樂性組織相關論文至今僅有兩篇：巫宗縉《印尼移工在台流行音樂活動與發展》（二〇一三）及謝首帆《社會文化空間移轉下在台印尼 Dangdut 音樂之發展》（二〇一五）。

過往的研究對象大多為女性社福移工，尤其以菲律賓籍為主，研究者訪問所使用的語言多半為華語及英語。根據勞動部的統計，二〇二一年七月移工總人數已來到六十九·九萬人，超過台北市人口的四分之一，其中又以印尼籍最多，然而我的報導人大多是不嫻熟華語的印尼男性產業移工（多為廠工），因此我希望能成為坐在臺北車站大廳，隨著吉他彈唱、與移工共同實踐音樂的一員，並試圖理解「難以被理解且失語的多數」。

秉持著上述天真的想像，我一面開始在臺北車站席地而坐，與印尼朋友們練習

印尼語，一面參與由台灣相關社群所主辦的活動。二〇一六年十二月四日我結識了主要的報導人，也是後來的樂團主唱曼德拉（Mandala），當時曼德拉大多採用自彈自唱或與三兩好友合作的演出形式，直到二〇一七年七月受到盜火劇團的邀約²，The Mandala's 樂團才終於成型。曼德拉得知我有彈奏鋼琴的經驗後，便邀請我一同加入樂團，期間我主要待在 The Mandala's，偶爾於 Uni Band 或數個為活動而產生的機動性組合中協助代打，在這些樂團中擔任鍵盤手及合音。與歷任團員參與各式音樂展演活動，演出之外還必須肩負華語文翻譯、經紀人等不同角色。

事實上我猶豫了許久，究竟該如何稱呼這個群體？因為絕大部分的樂團成員是印尼移工，但偶爾也會有台灣人加入。在社群媒體貼文中，印尼移工朋友經常以「band PMI」³（中譯：印尼移工樂團）作為一個集體，在樂團中的成員則會自稱「樂團之子」（anak band）或「街頭藝人」（pengamen）。

而這群「樂團之子」的音樂實踐過程，有時稱為「玩樂團」（ngeband）、「玩音樂」（ngemusik），ngamen 一詞也相當常見，我暫且將它譯作「街頭賣藝」，不過這

2 盜火劇團在台北市立美術館《社交場 ARENA》策劃之〈漂流廣場〉（Drifting Square）系列節目「漂流之歌」（The Songs of Drifting），於二〇一七年七月九日演出兩場次。

3 PMI 為 Pekerja Migran Indonesia 縮寫，指印尼移工。

個詞有些語意上的歧異，在台灣語境下，需要經過考試認證才能作為一位合格的街頭藝人，然而在印尼當地，街頭藝人通常較具有機動性，不需要經由任何考試，大多為生計流轉於路邊、小吃店、各類交通工具等。我個人認為使用這個詞，似乎在深刻呼應「樂團之子」的移動現狀外，還帶著幾分對流浪的嚮往。

The Mandala's 在台灣的活動期間從二〇一七年七月到二〇一九年七月主唱曼德拉返回印尼。由於團員為新莊、林口、桃園、楊梅一帶的廠工，因此演出及練團也多以台北、桃園為主，時而透過朋友引薦租借台北、桃園、中壢一帶練團室，時而租用印尼小吃店或KTV的閒置空間。據筆者統計，兩年間共有十八個人參與過The Mandala's，團員的更易與其流動的身份有著密切的關係。這些團員大多受到家庭或學校社團影響而學習音樂，有人是透過網路影片啟蒙，部分團員甚至曾在印尼出過唱片，在朋友轉介後加入樂團。

The Mandala's 演出曲目深受活動性質影響，我暫且將它分成四類：自創曲、印尼流行／搖滾歌曲、為印尼獨立紀念日（Hari Kemerdekaan Indonesia）及蠟染日（Hari Batik Nasional）活動所演出的愛國歌曲（lagu wajib nasional）與地方歌曲（lagu daerah）。The Mandala's 每場表演幾乎都會安排自創曲，而印尼流行／搖滾類型歌曲的選擇，則不乏團員們高中時期的暢銷樂團如Dewa 19、Noah（Peterpan）的作品。

每年電信業者（如E易付卡、OK卡、KARTU AS 2 in 1）⁴ 邀請印尼知名歌手或樂團來台演出後，許多移工樂團也會爭相排練這些明星的音樂作品。

「樂團之子」間也有許多合作與競爭，並渴望與印尼當地有所連結，透過音樂尋求更多機會。當Uni Band及R.O.R樂團陸續釋出MV後，The Mandala's 也積極籌備音樂錄影帶的拍攝。在此之前，The Mandala's 也曾接受贊助，製作音樂錄音母帶，於印尼本地電台播放。意想不到的，在一次印尼本地樂團D'bantaz於雅加達的表演現場中，〈Sayang Aku Sayang〉（中譯：親愛的我愛你）這首演出的歌曲，因為旋律及歌詞皆有剽竊〈臺北車站〉（TMS）⁵ 的疑慮，引起The Mandala's 在印尼的粉絲不滿。除了上述互動，移工樂團亦時常參與INDEX。舉辦的年度樂團比賽，以及由多個移工樂團共同策劃的音樂展演和募款活動等。

另外，在新南向政策文化補助的推波助瀾下，東南亞社群展演活動蓬勃發展，

4 E易付卡為遠傳電信（Far Eas Tone - FET）發行；OK卡為台灣大哥大股份有限公司（Taiwan Mobile - TWM）發行；KARTU AS 2 in 1 為台灣紅白電訊股份有限公司（Telin Taiwan）發行。

5 見本書收錄歌曲編號46。

6 INDEX為台灣連鎖印尼商店，名稱為Indonesia + FedEx的縮寫。INDEX與菲律賓商店BEC、越南商店VNEXT同屬CLC集團，該企業除了進口東南亞商品、代辦薪資結匯與國際貨運，亦時常為東南亞移民、移工社群舉辦球賽、歌唱比賽、邀請東南亞明星來台演出等活動。

許多移工樂團除了受到母國在台官方機關、非營利組織（如足球後援會）、私人企業（如電信業者）邀請外，也經常參與地方政府的勞工與觀光單位、博物館所舉辦的活動。不過弔詭的是，就業服務法第五十七條第三款規定「雇主聘僱外國人不得指派所聘僱之外國人從事許可以外之工作」，原先立意是為了保護移工避免被指派勞動契約以外的的工作，但移工進行上述演出後卻沒有辦法「合法」的取得演出費，反而必須透過他人簽領或變更為獎金名目等方式，才得以取得演出費。

兩年間，The Mandala's 受到一些媒體的關注，每當台灣媒體問到團員們參與音樂展演活動的目的時，我經常會聽到他們不約而同地回答：「捍衛印尼之名」(Jaga nama Indonesia)，身為台灣人的我（當然我也無法代表台灣人這個集體）感到有些困惑，然而這似乎是正式場合中，最適當也最安全的說法。另外，主唱曼德拉則曾明確表明，希望透過玩音樂 (bermusik) 來達成與社會對話 (bersosialisasi) 的理想，與其他樂團不太一樣的是，他帶著這樣強烈的目的性，有意識地成立樂團。為了開啟與台灣人的對話，特別創作了〈臺北車站〉與〈我的傷痛〉(Laraku)，等創作。

每當曼德拉介紹起〈臺北車站〉時，總說道：「我很感謝台灣政府能夠讓我們聚集在臺北車站 (Saya sangat terima kasih dengan pemerintah Taiwan bisa biar kita kumpul di TMS)」⁸，然而從我的角度看來，他所感謝的台灣政府，在當時其實並無任何認可印尼移工在臺北車站聚集的行動，另外就我個人對歌詞文本的推敲，比起感謝，我反而看到的是「不被理解的他者」的心情。

別在乎他們說什麼

他們說什麼，我們明白

但他們是否明白

我們的一切

至於演唱〈我的傷痛〉時，曼德拉總以第一人稱將自己帶入受虐漁工 Supriyanto 的角色，演唱前他總說道：「我背負著債務來到台灣工作，並不是為了夢想，即便

7 見本書收錄歌曲編號七。

8 〈移工與台灣人之間，還有音樂〉<https://www.twreporter.org/a/photo-migrant-worker-mandalas> 報導中亦有提到「感謝政府讓移工假日可以在台北車站休憩」。

在印尼的母親過世了，也無法見到最後一面……」，在激動的情緒下演唱完畢，曼德拉淚水在眼眶中打轉，台下的台灣觀眾以炙熱的眼神，響起如雷的掌聲。

在累積眾多演出經驗後，曼德拉在社群媒體上累積了不少聲量，然而在休假日演出的「前台」，與其平日在矽利康工廠工作的「後台」，卻始終有著擺脫不了的落差。平時，曼德拉在昏暗、充滿噪音的工廠中，全身沾滿各色矽利康污漬，下班後即便用力搓洗，還是洗不去指縫間的色料。此外，我認為促使曼德拉迫切希望與台灣人對話的潛在原因，是他長期處在與上司緊張關係的壓力之下。許多初來乍到，語言不通的移工，被迫習慣工廠內充斥著各種髒話的工作環境，而更多的則是異鄉生活中幽微的不適感，如火車上異樣的目光，或者快步離開的身影。

曼德拉渴望透過音樂實踐與台灣人對話，但即便他擁有這麼多社群活動經驗，他企及對話的那群台灣人，往往不是在音樂表演活動中對他微笑、為他鼓掌的那群台灣人。「與台灣人對話」終究是一種難以觸及的想像，一如〈我的傷痛〉歌詞中寫道：

我已經對月亮訴說

我已經對星星訴說

然而這都只是徒勞

僅有默默無語

一 張嘉晏

人稱地瓜，幼時為了逃避壓力而沉浸於鋼琴中，為了有正當理由繼續學音樂而進入音樂班，為了升學而學習聲樂卻意外地日久生情，然而研究所花心地投向音樂學領域，二〇一六年開始學習東南亞語言，誤打誤撞進入了印尼移工樂團擔任鍵盤手，最近正在治癒個人的寫作障礙，也還在思考要以什麼樣的自己自居中。二〇二一年畢業於臺灣大學音樂學研究所碩士班。

唱我們自己的歌：印尼移工音樂場景觀察

■藍雨楨 (Lan Yu-Chen)

帶一首歌去遠洋

當我第一次看到印尼漁工王哥 (Ang Wang) 低畫質的手機錄像演唱，我留下了深刻印象。二〇一六年梅姬颱風來襲，屏東東港的船隻仍被狂風吹得動盪起伏，餘波未平，在狹小且光線昏暗的船艙內，王哥蜷著身子坐在床鋪上，拿著一把吉他，以粗啞的嗓音，即興自彈自唱：

如果一直這麼慘

想吃飯但餐廳沒營業

想打電話但訊號不好

如果有颱風

夥伴們都頭暈目眩

工作必須暫停

吃飯難以下嚥

峇布兄要有耐心

颱風只有一天

峇布兄再忍一會兒

讓心靈趁機齋戒——〈梅姬颱風〉¹

我腦中第一個浮現的聯想是原住民的「遠洋歌」。一九八〇年代，台灣遠洋漁業正值巔峰，許多跑船的船員來自花蓮、台東的阿美族部落，這些傳統領域鄰近海岸的部落族人，原先就擁有豐富的海洋知識與漁撈技藝。然而，長年的殖民治理、族群分化和差別待遇政策，讓許多身處經濟和政治邊陲的族人，在一九六〇至一九八〇年代台灣經濟狂飆的浪潮中，投身到高風險、高收入的遠洋漁業。許多部落少年

¹ 見本書收錄歌曲編號 06。

國中畢業就離家，踏上遠洋之路。他們的選擇不能輕易化約為對大海的眷戀，而是為了家庭與生計，不得不選擇長年孤獨且危機四伏的海上生活。

在當時的勞動情境下，從部落和漁工口中誕生了許多「遠洋歌」，例如這首以船員視角所唱的阿美語歌謠〈海上情懷〉：

母親我要坐船遠洋

尋找好辦法改善我們的家境

我動身出發

你來港口送行

我忍著淚水離開你

我的歸期不定

在異國港口登岸

白人小姐迎面相接

全部所得匯寄給你

古老的南島口述吟唱傳統，在當代的漂泊情境中配上吉他和弦，開始述說新的

故事，原住民的勞動歌謠，從林班歌時期的哀嘆，隨時代情境改寫為海上的漂流之歌。出海合約一簽就是兩年，海上無法通訊，當時許多船員會隨身帶著家人或妻子錄製的卡帶式錄音帶，裡頭是用母語吟唱的歌謠或親人傾訴的話語，這些聲音成為漫長的海上時光唯一的心靈慰藉，也成為紀錄時代的社會檔案。²

時間流轉，一九九〇年代，這批海之子替換成外籍船員，中國、越南、菲律賓和印尼，其中自稱為ABK³的印尼漁工，如今佔了台灣外籍漁工約六成。⁴巧合地是，印尼漁工多數也是來自印尼海岸鄰近地帶或港口城市，如爪哇島北海岸（Pantura, Pantai Utara）——從萬丹省芝勒貢（Cilegon, Banten）到東爪哇省外南夢（Banyuwangi, Jawa Timur），以及蘇門答臘島南方的楠榜省（Lampung）等，其中以中爪哇直葛（Tegal）、西爪哇南安由（Indramayu）為大宗，這些地方不僅是移工的原鄉，也是最受移工歡迎的噹哪樂支派的產地。

2 遠洋漁業資料與歌曲節錄，參考楊士範，二〇〇九《聽見「那魯灣」》台北：唐山出版社，頁148-151。

3 ABK 為「Anak Buah Kapal」縮寫，直譯為船之子。

4 二〇二〇年漁業著統計，境外僱用外籍船員數（不含中國籍船員），印尼籍漁工佔比62%，共11750人，境內雇用則有8312，皆為外籍漁工中人數佔比最高。

今日的台灣，另一群南島語族的海之子，也開始唱起了遠洋歌。儘管不是每個印尼漁工都像王哥這樣才華洋溢，隨口成歌，但以歌謠聚首，用音樂興嘆生活困頓、思念遠方家人，仍是抒發情感和連結人際的重要途徑。現代的遠洋漁工，不必如同過往預錄卡帶，或抵達異國港口才能寫信聯繫家人。他們多數以船為家，靠岸之際，拿一把吉他自彈自唱，和朋利用卡拉OK機唱歌，甚至只要打開手機的卡拉OK App，即可用家鄉音樂自我療癒。

儘管科技便利，但終究無法排解長年離家的寂寞。況且，今日的海之子，面對著更為驚險且未知的惡浪，一九八〇年代從事遠洋漁業的原住民漁工的社會調查中，發現人口誘騙、仲介剝削、任意扣薪，船隻違法遭到他國扣留拘捕等違法事件頻傳，加上船上環境惡劣，長時間的高壓勞動，使得暴力事件與喋血案時有所聞，這些違反人權的不正義事件，至今仍原封不動，以境外聘僱的制度性規避方式，輪迴在今日漁工的惡夢裡⁵。移工樂人曼德拉·蘇比安多（Mandala Supianto），曾為受虐的漁工同胞寫下創作〈我的傷痛〉，以及祈願能自大海平安歸返的〈我想回去〉：

我感覺不到……太陽的熱
我感覺不到……風的寒冷

越往前行就越遙遠
唯有理想還在內心
唉！被我留下的親愛的你
追尋遺失的夢想
我不知道自己身在何方
在這裡……只有海浪與日光伴行
我沒有其他憧憬
除了平安回去⁶

跑船也好，廠工也好，看護也好，這些漂流異鄉的印尼移工，他們唱自己的歌，也用母語如印尼語、爪哇語與地方方言等（或者相互混用）創作了許多歌曲，在島嶼上以歌留下了生命的印記。本書收錄的移工創作歌謠，多數都重複著相似的母題：求愛、分離、孤單、承諾與背叛，以及破碎的人際關係。這類由底層唱作，

⁵ 同註2。

⁶ 見本書收錄歌曲編號22。

描述勞動經驗的歌謠，通常被稱呼歸類為「勞動歌謠」(work songs)，但比起勞動本身，我認為移工歌謠敘事中，更清晰地呈現了一種普世性的生命經驗與情感狀態：脆弱性 (precarity)——長時間身處在不確定性、脆弱且危險的狀態。⁷

在不平等的勞雇制度中，移工永遠面對著高風險、低保障的勞動條件，不穩定且無保障的社會身份，充滿未知的生活是他們的日常，最極端的案例，都寫在台灣血跡斑駁的漁業人權紀錄上。而無論在海上、工廠或是家戶勞務，長年離家讓他們的情感關係與精神狀態，也時刻處於脆弱狀態中。

因此，比起感嘆勞動的艱辛，更多時候，這些移工創作的歌詞敘事，更常提到的是情感關係的盼望、承諾與失落，越是私密的個人情感，越是眾人共通的生命經驗和語言，每一首看似戲劇化的芭樂歌謠背後，都是改編自真實人生的心碎故事。書中紀錄的六十多首歌謠創作，是移工版的戀人絮語，在台移工生命史的珍貴紀錄，也可視為特定時空情境與歷史結構下的產物。

移動式的音樂生態系

「遠洋」彷彿是所有移工共同的生命隱喻，離鄉勞動者都是失去錨的船，在命運

之海上載浮載沉。然而，音樂不只是紀錄的媒介，也帶他們走得更遠，他們在島嶼之上異語圍繞的汪洋中，以歌建立屬於自己的社群網絡，一個連結彼此的音樂飛地 (music enclave)。⁸

自一九九〇年代，台灣政府引進外籍移工以來，至今將近三十個年頭，移工所帶來的多元文化早已在島嶼各地生根。以印尼移工為例，無論是特定的地景空間（如各大都會火車站、工業區、漁港等）或是社群型態的活動聚會（同鄉會、信仰組織、興趣社團等），所有場景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元素，就是音樂。

追溯印尼移工音樂場景的文化史，根據訪談，台、印較具規模的跨國演出活動最早可追溯至二〇〇一年。⁹許多電信公司、複合式企業 INDEX、在台印尼文雜誌

7 precarity 是人文社會學科的詞彙，通常翻譯為不穩定性、脆弱性等，用人類學者 Anna Tsing 的話簡單說，precarity 就是「無法承諾穩定的生活」。參考 Tsing, Anna Lowenhaupt. 2015. *The Mushroom at the End of the World: On the Possibility of Life in Capitalist Ruins*.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8 enclave (飛地)，指某一地理區域內有另外一塊獨立且迥異的區域或社會空間，例如「族裔飛地」即是在主流族群之內另一族群的生活空間與文化地景。在此延伸為是移工透過自己的音樂文化網絡，建立起獨立於台灣社會之外的社會空間。

9 二〇〇一年，在台印尼籍移工人數超過九萬人，該年亦已出現移工較具規模的音樂展演活動。根據譚雲福說法，台北市勞工局二〇〇一年舉辦的「外勞文化節」，印尼主題場次於二二八和平紀念公園舉行，現場湧入約七千名觀眾。訪談時間二〇二一年九月九日。

INTAI、IndoSuarra 和印尼銀行 BNI 等，都會不定期主辦大型表演活動。邀請到台灣的通常是印尼第一線的大明星，多數是嗜啞樂的知名歌手如 Julia Perez、Inul Daratista、Didi Kempot 等，此外，也有紅透半邊天的搖滾樂團如 Slank、NOAH 等來台。演出現場往往空前盛況，現場暖場團常是台灣的移工樂團、歌手，這類的跨國演出直到疫情前都十分常見。

演出活動的興盛，一方面反映著印尼作為亞洲的移工輸出大國，其音樂產業在海外市場的拓展需求日益增加，另一方面，對於在台平均二十七萬的印尼移工而言，能夠在異鄉聽到道地的音樂表演，不僅是放鬆身心的娛樂消遣，也滿足思鄉的慰藉。如果說二十世紀初的報紙、小說等實體媒介曾是推動大眾透過想像力，連結出想像的社群以及國族共同體的來源¹⁰，我推測，二十一世紀台灣的移工音樂場景，也扮演了相似的機制。來到台灣的印尼移工，原本擁有各自的地域認同、方言和文化，在演出現場，眾人透過身體感官體驗、共享的聆聽記憶和音樂文本，在台灣這片島嶼上凝聚出新的社群認同與音樂型態。當越來越多移工投入音樂創作，這些歌也帶領我們探索在台移工的生活樣貌與精神世界。

說到移工組 Band 的風氣，早期的 Relix 樂團是一經典案例。Relix 樂團在二〇〇六年成軍，由五位印尼廠工組成，這幾位大男孩以 Boy Band 的包裝形式出道，創作

風格為流行搖滾，也融合最受移工觀眾歡迎的嗜啞樂元素。二〇一三年他們自費發行實體 CD 與 DVD 專輯，也將自彈自唱的影音，即時上傳 Facebook 經營粉絲社群。

移工樂團的經營，通常要克服時間和空間兩個難題。以 Relix 為例，團員平時在不同縣市工廠上班，主唱兼詞曲創作人哈里斯 (Haris) 會將寫好的 Demo 傳給團員，大家先各自練習熟悉旋律，到了休假時間，才能到練團室一起實地練習。團員自行張羅樂器、租借練團室、錄音室。樂團不難找到舞台演出的機會，但演出的服裝、餐費和交通費也必須自行負擔。即便 Relix 後來因成員工作合約問題，數年後便解散，但他們當時所掀起的話題與熱潮，顯示出移工音樂創作盛行的風氣和市場的潛力。¹¹ 移工組 Band 的風潮始終不輟，近年越來越多的大型樂團選秀比賽反映了這個趨勢，幾個後起之秀的樂團如流行搖滾樂團 Uni Band (2010-)、SID'er ROSE (2017-)、The Mandala's (2017-2019)、重金屬 Jubah Hitam (黑袍樂團，2019-) 等模式亦十分相似。在工作合約導致團員不斷替換更迭中，樂團仍舊不定時產出新作，這是台灣人所不熟悉的另類「地下」音樂場景。

¹⁰ Anderson, Benedict. (2006). *Imagined communities: 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 Verso books.

¹¹ 參考鄧慧純，二〇一五〈移工生活之外 Relix Band 的音樂夢〉，《光華雜誌》，十一月號。

二〇一〇年起，智慧型手機爆炸性普及，當溝通成本大型降低，人與人的距離化為社群 po 文與 emoji 符號，社群聚會和活動表演更易透過線上方式動員和宣傳。與此同時，移工音樂創作的風氣，也在跨國商演、大型歌唱比賽以及網路自媒體的風潮中，逐漸茁壯蓬勃。¹² 每個週末都能在各大城市找到印尼移工的音樂演出現場，從節慶助興、表演邀約到同鄉會的演出活動琳瑯滿目，也永遠不乏熱情捧場的粉絲和觀眾。

以高雄岡山為基地，二〇一五年成團的 OM New Ramesta，是台灣移工樂團中較為少見，編制完整的噹啞「馬來樂隊」(OM 為 Orkes Melayu 的簡稱) 的代表案例。OM 可視為移工音樂場景趨近成熟的另一個指標，因為 OM 的編制型態接近傳統的演藝社群，動輒十來個樂手和各式樂器。像是 New Ramesta 的十多名團員分別來自屏東、高雄、台南、彰化等工業區，他們自行添購眾多樂器、音響設備和技術人員(兼樂手)，樂手雅努 (Yanu) 曾提到：

「正因為工廠的勞動行程很滿，所以到假日，才需要用音樂來娛樂自己，排解紓壓。」

New Ramesta 樂隊時常受邀在同鄉會大型聚會中演出，即便團員湊齊練習十分困難，大家還是樂在其中。假日一到，他們就開車帶著器材前往表演場地，不管是火車站廣場、里民中心、工寮、廟埕還是停車場，噹啞樂音樂的魔力，讓現場觀眾隨音樂集體搖擺和呼叫，將疲憊和壓力拋諸腦後。¹³

除了以樂團為單位的創作、演出型態，在台灣的移工素人創作者、歌手，也因近年網紅經濟的推動而如雨後春筍般現身。相對於傳統噹啞樂的 OM 編制或流行樂團幾乎清一色的男性樂手(除了噹啞樂主唱通常由女性擔任，流行樂團成員則幾乎皆為男性)，這些素人中有不少是從事家庭看護的女性移工。來自中爪哇的蘇姬·蘇里亞蒂 (Suci Suryati)，二〇一三年開始嘗試寫歌，二〇一五起陸續發表單曲在個人社群平台。如同多數我們採訪的移工創作者，蘇姬從沒學過音樂，頂多稍微會彈點吉他和弦，她在台灣開始自學噹啞樂歌唱技巧，參加各種比賽屢屢獲獎。她對我們描述創作歌曲的過程：有靈感時，隨手用手機錄下旋律或打下歌詞，等寫好完整歌詞之後，她會自費找人幫忙作曲、編曲，找合適的錄音室和樂手錄音，也會另找團隊

¹² TWP 團隊成員宋家瑜指出，這個現象或許和移工法律權益、工廠休假和薪資微幅提升的相關保障也有所關聯，移工因此有了時間和金錢的餘裕投入音樂創作。

¹³ 參考「TWP 主辦之座談活動「噹啞樂在異鄉」，二〇二一年八月二十二日。」

拍攝歌曲主題MV。直到音樂影像的後製完成，上架YouTube等社群媒體平台，才算一首單曲大功告成。

另一位女性創作歌手純真瑪莉亞（Maria Chullum）的創作歷程也十分相似。瑪莉亞在台灣工作期間，與印尼萬隆的音樂人吉多（Gito Shantong）合創了許多歌曲，也接受委託作歌，原本就喜歡寫詩的她，如此表述創作的想法：

「創作有時確實會花很多錢，但這也是有趣的地方，喜歡創作的移工，不只想把錢花在娛樂，比起娛樂，自己創作的東西會一直留下來。」

蘇姬也在歌曲發表的YouTube頻道寫下這樣的註解：

「我希望讓大家知道，移工不是卑微或出身低下而已，我們這些外匯英雄，即便工作辛苦，還是能夠創作……。」

創作讓她們獲得了新的身份和自我實現的機會，社群自媒體的發達、錄音成本因數位化降低等因素，成為創作者／歌手不再是遙不可及的夢想。循著這樣的生產

模式，許多不擅創作的移工也會委託他人寫歌，存錢租借錄音室，在社群平台推出MV單曲，一圓歌手夢，彷彿在異鄉完成了母國難以實現的閃亮夢想。

對許多投入音樂事業的移工而言，這些「副業」讓他們擁有了新的身份認同，音樂事業才是展現他們才華之處，跨國連線的音樂創作方式，也讓素人創作者逐漸往專業化產製邁進。以婉蒂（Wanti Cempaka Wangi）為例，她年輕時擔任過噹噹歌手、跑過秀場，現職為家庭看護的她，另一個身份是音樂製作人，她在閒暇之餘嘗試寫詞創作，和朋友自學數位發行，逐步發展自己的音樂事業。二〇一八年，婉蒂正式成立線上音樂廠牌Cempaka Music，每首歌曲專案由印尼在地歌手、樂人、音樂製作與影像團隊執行，她則透過跨國連線方式參與，主導運作和提供創意，廠牌的主要發行管道和收益則來自YouTube頻道以及歌曲的授權費用。

拜科技所賜，在這個逐漸成熟的跨國移工音樂網絡中，有寫歌的人、唱歌的人、樂手到技術人員；有生產者、聽眾、作品和流通平台，以及一條依據前人經驗所累積的音樂生產線。即便如此，這個看似國際化的移工音樂生產線，其實本質上仍十分草根性格。例如，多數人都是透過自學、口耳相傳等方式來摸索資源，許多移工創作也是為了自我抒發，未必每首歌都會認真錄音上傳，許多時候，他們更享受在即時的直播演唱或與友人相聚玩音樂的樂趣中。

值得一提的是，移工創作的歌謠，除了主題、敘事手法、宣傳方式和ㄟ拍攝風格有許多相似之處，歌詞中移工視角的台灣經驗敘事，也成為在台印尼移工特有的音樂次文化和敘事文本。例如，歌中常出現移工熟悉的地景空間如〈岡山車站〉、戲謔台灣異地戀情如〈台灣花心男〉、描述勞動艱辛與異地相守的〈台灣我的人生路〉，以及移工與台灣樂人合創的〈異鄉的夢〉。我印象最深刻的是移工所紀錄的大事件，如二〇一六年的〈梅姬颱風〉和同年為台南大地震而寫的〈災難〉¹⁴：

福爾摩沙是災難發生的地方

台南是見證災難的城市

屍體在瓦礫堆裡

這是誰的錯？是誰的罪？

為理想團結目標

重建福爾摩沙的土地

小結

在台灣這片異鄉的水土，移工長出自己的音樂場景，儘管這場景對一般台灣大眾仍十分陌生。然而，我認為他們不只建構了屬於自己的音樂飛地，上述所舉的歌謠，恰恰證明了移工與台灣人共享了同一時空的社會記憶與想像，這是一個結合了虛擬與實體空間的社群網路，交織不同社會檔案的記憶庫、我稱之為生態系(ekosistem)。

我在此使用生態系一詞，希望較為精確地描繪出移工音樂場景中的隨機、自發與脆弱性。一方面，創作仍然是相當個人且情感取向的活動，系統中的每個人、物或訊息之間，隨時有機地發生關連與撞擊出新的火花，但只要有一點點的失衡，就可能導致整個系統的不穩定。例如，許多創作者在訪談中談到，除了為創作投入的時間與金錢成本難以回收，很多時候，因為合約期限、轉換雇主、維持生計等因素，無法維持樂團運作或個人產出，消失的創作者與樂團不計其數。即便在台灣看似發展順遂，例如，曾經和台灣樂人黃瑋傑合創歌曲〈異鄉的夢〉，步上金曲獎紅毯的曼德拉，如同許多回到印尼的移工，音樂事業從零開始，他們需要應付生計的困

¹⁴ 本段提及歌曲，依序為本書收錄歌曲編號 19、09 / 27 (兩首同名)、11、64、06、05。

境，也難以尋找舞台和演出機會。

因此，在勞動制度尚未平等，休假權益無法落實，歧視問題仍層出不窮的社會環境中，生態系的脆弱，反映出移工的真實處境。當二〇二〇年疫情來襲，TVP團隊原本的田野計畫被迫取消改為線上進行，我們許多的移工朋友，不僅失去了舞台表演的機會，甚至連自由行動的權利都被剝奪。但或許不必太過悲觀，當不確定性成為日常，我們發現，移工的創作卻未因此減少或停止活動，反倒是因為疫情，演出更多線上型態的非典型創作、演出和音樂風格。當我們聽著一首又一首移工透過視訊、錄影或直播傳來給我們的創作，我們依舊能從歌曲中，感受到他們堅韌的生命力，他們依舊唱著分離和相聚，也唱著對於未來的期盼與想像。而我相信，歌是我們所有人都平等共享的事物。

■ 藍雨楨

藝文工作者，清華大學人類所碩士，宜蘭人。二〇一二年起從事音樂、影像的跨國藝術計劃的策展、製作與寫作。二〇一七年起於印尼萬隆田野研究，以反迫遷運動和藝術行動主義為主題，其論文《萬隆製造：迫遷下的都市運動與另類政治》獲台灣社會研究學會論文獎佳作。二〇一九年「TransVoices Project: Indonesia-Taiwan」的共同發起人，隔年曾主持「與移工共寫／創計畫：疫情內／外的身體敘事」。著有阿美族歌謠的紀實文學《Radiw no Orip 那個用歌說故事的人》（二〇二一）。

底層總有騷動

■ 查里·努格拉哈·蘇 (Galih Nugraha Su)

陷入困境的主流音樂紀錄史

「沒有毫無裂痕的象牙」¹是樂評家們常掛在嘴邊的廢話。更確切地說，無論是在美國、英國和印尼的樂評們，都沒有什麼意願討論偏鄉地區或是流行音樂之外的音樂。簡單來說，那些從噹噹樂發展出來的樂類如「夠普羅」(Koplo)、「混合風格」(Campursari)、「塔林」(Taling)等，對樂評而言，沒有值得一談的吸引力。這是音樂產業和消費市場的問題，若我們聚焦而觀之，這些問題還是會回到社會階級上。

樂評家的另一個毛病在於，他們常有意無意地用千篇一律的方式，討論著才氣縱橫的編曲、歌詞中的華麗辭藻、倫理道德或文法用句、以及愚蠢的中產階級樂手（最終其實也是一種行銷手法）、無意間流露對美學和性別觀點的執迷、搖滾樂的陽

剛氣息，還有更糟的是用道德批判的角度來論述。人類學是一門學習人類社會的基本知識，我們可以運用人類學觀點，透過音樂的歌詞敘事，去理解和分析那些未受城市文化影響的鄉村地帶的真實場景，然而，這樣的觀點在樂評家筆下甚少被提及。

如果舉出一個流行音樂史的例子，科特·柯本 (Kurt Cobain) 提到他的歌詞時說，「為什麼那些見鬼的樂評，都要用二流的佛洛伊德理論來分析我的歌詞？而且有九成的機率他們連歌詞也抄錯」²。如果我們探究西雅圖這座城市的音樂文化，在一九八〇年代，西雅圖被視為一座死城，孤立於當時的美國主流文化。當時，這座城市誕生了許多樂團，其中包括科特·柯本的「超脫樂團」(Nirvana)，這些樂團的音樂討論著邊緣社會的議題，如失業問題、家庭暴力、強暴文化、學業中輟、勞資剝削、無政府主義、破壞主義和女性主義。若單獨檢視，其實上述的議題，和那些誕生於偏鄉地區、都市村落甚至是台灣的印尼移工音樂所談論的問題幾乎一模一樣。

因此，那些樂評引述「沒有毫無裂痕的象牙」是不精確的，他們只不過是選擇性書寫那些從誕生初始就被音樂產業慣壞的流行音樂。樂評們沒有能力去討論不

1 Tak ada gading yang tak retak，印尼俚語：人無完人，事無完美。

2 原文為：「Why in the hell do journalists insist on coming up with a second-rate Freudian evaluation of my lyrics, when 90% of the time they've transcribed them incorrectly.」

同出身背景的藝術家如何創作，也沒有能力討論現代化到都市化，如何影響詞曲創作，他們甚至抗拒那些外於都會區的文化運動或騷動的傳統，然而事實上，偏鄉無異於都會區，人民面對同樣的問題源頭與其連續性，也就是國家政策。

底層的騷動

這些在流行樂界眼中，以文化和邊緣題材為創作基礎的樂人，唯一的選擇就是組織社群和團結。他們製作一本本的小誌去擺攤販售，舉辦了許多關於傳統音樂創生的討論會，生產了相關論述。說來諷刺但也不意外，在學術圈中學者和學生研究的，正好就是那些城市群眾消費的噹啷音樂和其他流行音樂。可惜的是，這些知識沒有回到源頭，無法創造知識的循環。知識仍為菁英所屬，與此同時，菁英也創造了自身所能掌握的知識。

爪哇北海岸地區如南安由（Indramayu）和井里汶（Cirebon），那些在地的草根音樂不斷騷動著。日常生活中，我們可以聽到許多塔林樂隊的練團聲，在各個村莊迴盪。如果樂器不足，團員間會輪流使用，甚至會向隔壁村的朋友借。除此之外，他們也會自行建造錄音室、成立借貸互助合作社，共同儲蓄演出獲得的酬勞。

另一件有趣的事，這些樂隊會利用三輪車或攤車，在各個村莊間兜售他們的實體作品如CD和VCD。三輪車或攤車的左右兩側，載著體型龐大的音響設備，樂手們在敞篷車上彈奏樂器，歌者手裡拿著唱片，一邊唱歌一邊和客人互動買賣。這種自立（swadesi）³方式，更潮一點的說法則是：獨立（independen）。獨立音樂不是老，是說，要用DIY（手工自製）來對抗資本主義嗎？這些爪哇北海岸的樂人所採取的，正是與異化消費者，好讓消費者自我感覺高尚和優越的資本主義大相徑庭的方法。這是他們眾多策略的其中一種，讓樂人藉此接觸他們歌曲中所談論的社會，並且保持他們與社群的連結。

另一個泗水（Surabaya）的例子，在喧囂的車陣中，噪音藝術家用自製的廉價樂器，以「反抗城市噪音」為名義，在路旁的人行道上大聲演出。他們的音樂展演是為了批判城市中的各種現象，然而他們的噪音，仍不敵都市建設的音量與速度，這些都市建設驅逐了被中上階層視為「噪音」的中低階層居民——貧民、失業者、或是任何其他妨礙城市發展與建設的人事物。

³ 原文 swadesi 的梵文釋義為「自己的國家（民族）」、「本國（民族）的」，後用以指稱甘地所倡議的排斥英國貨運動。swadesi 在印尼語中，為獨立自主之意。此語通常用於表示獨立、自主、自決的精神。

這些邊緣的議題，基本上都離不開經濟和建設。那些到移居鄰國的勞工亦是如此，不就是因为國家的失能，無法保護鄉村居民，讓他們從自己的土地上被趕走嗎？爾後這些遭遇迫遷的受災戶，又被貼上城市貧民的標籤，因為他們再也回不去原本的村落，村落早已成為工業區。

那些歌詞環繞著絕望、分離、家人失散、輟學、買不起小孩的奶粉……以及家園經歷開發建設後的流言蜚語。當然，他們在歌詞中也會用最淺顯易懂的日常生活用語，添加一些幽默、諷刺，來表達他們正在經歷的病痛、思念和無助。

沒有毫無裂痕的象牙？的確，文章也未必完美，然而，好的評論毋須談論完美為何，評論的需求是發聲，例如談論移工的心聲如何變成歌、談論龐克音樂人、談論我們如何將戀愛的感覺或者愛人已離去，但愛意獨留的不安感受化作詩。這些焦躁不安，透過歌謠、書籍、小誌、以及在自家庭院或社群中的討論分享出去。

如果主流媒體無法挺身而出，不曾（或不想）理解這些問題的共同源頭。那我們的回應是：自造媒體。這難道不是一直都該做的事情嗎？底層總有騷動，而沉默，意味著一旦底層的騷動不再，代表那些被徹底邊緣化的人民，已遭消音，全數沉沒。

■ 沓里·努格拉哈·蘇

或稱德沓里（Deugalih），身兼獨立音樂人與作家。著有《沓里·努格拉哈·蘇散文集》（*Esai-Esai Galih Nugraha Su*，2019，自費出版）與《殖民教育》（*Pendidikan Yang Menjajah*，2020，Osiris），曾彙編出版短篇故事集《消失的新聞》（*Berita Kehilangan*，2021，Ulinus）。他亦在 *Jurnal Ruang*、*Berdikari Book*、*Serunai*、*Whiteboard Journal*、*Wasted Rockers* 等網路媒體平台擔任自由撰稿人。

■ 翻譯：孫珮珊（Shantina），來自印尼北蘇門答臘，現居台北。輔仁大學社會企業在職專班畢業。目前為公共電視印尼語新聞編譯，同時也在大專院校擔任印尼語講師。

來自西爪哇省南安由 (Indramayu)，三十九歲，為詞曲創作人、樂團樂手、前東港震隆宮鼓陣「响咧部隊」成員、漁工。在台灣東港已有十六年工作經驗，來台前他還曾在馬來西亞七個月。王哥的創作風格為塔林 (Tarling)，不過他最喜歡的樂團是Slank。

「各位平安，我是王哥，來自西爪哇省南安由，我在台灣是一個漁工。就算你的作品沒有人關注，也不要枉費才華停止創作，相信一切不會事與願違。」

- 01 傷心
- 02 舊情
- 03 另結新歡
- 04 芒果批發哥
- 05 災難
- 06 梅姬颱風



傷心

感覺全身好無力
聽到你有新戀情
心碎感覺要死去
若想起哥哥的約定
約定已被毀棄
聖潔的愛也遭背離
淚水早已流盡
哥哥絕情傷我心
為何跟我在一起
若最後必須中途分離
為何與我談感情
若哥哥只是玩玩而已



枉然啊我已絕望
如今你是別人的愛侶

舊情

這麼久跟你在一起
我沒想到會分離
也許是命中注定
我們的愛只剩回憶
遺忘何其不易
即使我已有新侶
唉我親愛的舊情
與你曾經偶遇
仍然悸動於心
好想回去
但我已有伴侶

即使我已有新侶
但他不像你
雖然你是舊情
但終究令人神迷

另結新歡

傷心，我傷心
這事全是因為你
訂婚後
卻另結新歡
我的人生悲慘
內心總想哭泣
舊愛被拋棄
無情離我去
以前說愛我
求我接受你
為何你現在離我去

你說要改過自新
不再負心
現在卻違背約定
或許你有新戀情

芒果批發哥

誰不喜歡他

誰不被他吸引

他人有禮又帥氣

溫柔又和氣

看到他我就情不自禁

感覺要認識一下

但我沒勇氣

怕他不搭理

誰不喜歡他

我就喜歡，為你著迷

雖然帥哥數不清

但我就喜歡你

我心好奇，想要快點認識你
為你著迷，芒果批發哥

災難

這災難又發生了

重擊這個國家

數十個靈魂飄流遠行

餘震又來了

福爾摩沙是災難發生的地方

台南是見證災難的城市

屍體在瓦礫堆裡

這是誰的錯？是誰的罪？

難道是上帝生氣了

因我們的所作所為

烏雲散了靈魂也飛揚了

永別了我的兄弟

起身吧國家的棟樑
創造和平

為理想團結目標

重建福爾摩沙的土地

為理想團結目標

重建福爾摩沙的土地

梅姬颱風

如果一直這麼慘
想吃飯但餐廳沒營業
想打電話但訊號不好
如果有颱風
夥伴們都頭暈目眩
工作必須暫停
吃飯難以下嚥
峇布兄要有耐心
颱風只有一天
峇布兄再忍一會兒
讓心靈趁機齋戒
峇布兄就接受吧要有耐心
一整天沒吃飯



白天到夜晚
等待那個聽說叫梅姬的颱風來
忍受著風寒
峇布兄不要勉強，危險啊！
風很強，雨很大
天空的烏雲讓人迷茫
梅姬颱風讓人恐懼
梅姬颱風讓夥伴們擔心
已經一天沒白飯吃
只能縮在牆角吞口水
梅姬颱風妳快點走
梅姬颱風妳快過去
可憐的峇布兄已經整天沒飯吃
早餐只吞了兩碗公泡麵
梅姬颱風……
梅姬颱風……
梅姬颱風……

費爾曼

Firman Setia Budi

來自東爪哇省外南夢 (Banyuwangi)，三十歲，為詞曲創作人、歌手，亦是台南一間工廠的工人。費爾曼來台已六年，過去還曾在沙烏地阿拉伯三年。他的偶像是外南夢的噹噹歌手 Catur Arum。

「我為人隨和，工作也很努力。不管何時何地，我都熱衷創作。即便現在沒有人欣賞我們的作品，但請不要停止創作。堅持是需要付出代價的，加油！」

- 07 命運的阻礙
- 08 永遠唯一
- 09 台灣花心男
- 10 選擇其他人
- 11 台灣我的人生路
- 12 年輕人出去了，王老五要睡了
- 13 台南車站離情
- 14 思念您的懷抱



命運¹的阻礙

我已接受，也心甘情願
 我只求你別再傷心
 坦白說我對你還有愛意
 坦白說我難以放棄
 但還能怎麼樣？事與願違
 只因命運的阻礙
 坦白說我對你還有愛意
 坦白說我難以放棄
 但還能怎麼樣？事與願違
 只因命運的阻礙
 就忘了所有回憶



那些我們經歷過的
 你我曾可結連理
 就忘了所有回憶
 那些我們經歷過的
 你我曾可結連理
 越來越沒意義
 人生也日益煎熬
 只因沒有父母的祝福

¹ 原文「Tungan Jowo」，類似台灣的生辰八字的，尚無確切翻譯，故以「命運」譯之。這首歌所要表達的是，一對情侶因生辰八字不合，得不到父母的祝福，而被迫分手。

永遠唯一

你種稻子的時候要有耐心
 耐心等待
 陽光普照的雨天也得面對
 誠心打拼
 我只有一個請求
 你要耐心等待
 我在這裡掙錢
 為了我愛慕的你
 雖然許多誘惑到來
 我的愛也不會生變
 你是我心裡唯一的花朵
 在這世上



永遠只有一個你
 共生至死

台灣花心男

告別後你去台灣做工
為了未來找工作
你說只做一次合約
但現在快滿兩個約
還缺什麼？
坦承就好別讓我亂想
以免造成負擔與焦慮
你說六日要打工
一早出去不知幾點才回來
你的理由令我難堪
我的心說真的仍無法相信

你說六日要打工
一早出去不知幾點才回來
你的理由令我難堪
聽那裡的朋友說
看到你和其他人牽手

選擇其他人

以前我所愛的你
以前讓我歡喜的你
困難快樂都能一起走下去
承諾要一輩子相依
沒想到也沒猜到
這齣戲將成為往事
難以置信
你選擇其他人將我拋棄
我曾受傷，因為你的愛
我曾受傷，因你甜蜜的約定
我所信任的你
居然狠心傷害

我到底有什麼不足
如果這是你要的
我無可奈何
只希望你人生幸福

台灣我的人生路

我當移工的人生路
 必須自愛自重
 可以像朋友一樣
 不被鄰居看笑話
 苦與樂我都已走過
 我已走過三年
 為我珍愛的你
 我內心唯一的嚮往
 人生幸福至死不渝
 願上帝應許

只要耐心並樂於接受
 要活得幸福，就得吃苦



年輕人出去了，王老五要睡了

現在是週末夜
 年輕人出去了
 現在是週末夜
 王老五要睡了
 喂年輕人快點出去玩
 找個獵物當床伴
 嘿王老五趕緊去睡覺
 說不定會夢到名牌
 去北干巴魯買雞肉²
 你拋棄了我，我就找新的
 四加四等於八
 重點是我已經嚐過了



² 本句係為韻腳「e」而作，詞彙本身與歌詞無關。

台南車站離情

台南車站西側的離情
想起相戀的時候
你說親愛的，你的愛不會逝去
但此刻卻只能追憶
至今仍烙印我心
因為這顆心禁不起玩弄
無論你到哪裡去
希望你將我銘記
我愛你³，我愛你，你已忘記
即使難過都得撐下去
我不知道你在哪裡
但願你已尋得伴侶

能讓你心平靜
在這個成為見證的車站
台南這座變成回憶的城市
那時的我和你
因愛而約定

³ 原文為「wo-a-n-i」（中文：我愛你）。

思念您的懷抱

我傷心
六年來父母離我而去
我的眼淚流下來
我思念您的懷抱
是否這是我命中注定
是否這就是我的宿命
被父母離棄
我所感受的傷心
我傷心
六年來父母離我而去
我的眼淚流下來
我思念您的懷抱

是否這是我命中注定
是否這就是我的宿命
被父母離棄
我所感受的傷心
羨慕是一定的
看朋友與父母相聚
忍耐，我早已接受
我只能祈禱
為我在外打工的父母
在異鄉打工的父母

婉蒂

Wanti Cempaka Wangi

來自東爪哇省牙威 (Ngawi)，三十八歲，為詞曲創作人、經營有獨立廠牌 Cempaka Music，並擔任製作人。她曾在馬來西亞五年、香港二年、在台灣已滿六年，目前在桃園中壢擔任看護。她喜歡風格有古典噹啞、克隆崇、抒情搖滾，偶像是 Didi Kempot 與 Rita Sugiarto。她目前正在創作一首關於新冠肺炎的歌曲，描述戀人因疫情分離無法見面的焦慮，也同樣是此刻移工的真實處境。

「如果我們為了實現理想努力工作，沒有事情是不可能的。學習、不斷學習，是人生首要的拼搏，而工作也不應成為我們創作、表現與探索的阻礙。」

- 15 浪費時間
- 16 失去他的愛
- 17 沒你好孤單
- 18 婚禮的嘉賓

浪費時間

我已嘗試打開心門
為迎接你的愛而開
只可惜你不明白
你讓我傷心

我該怎麼面對你
這樣不對，那樣也不對
我的心可不是遊樂園
任你隨便遊玩

白白浪費我的時間
愛你卻沒有回應

白白浪費我的時間
愛你卻只是自己傷心



失去他的愛

你再一次傷害我
我像是無從抗拒
這傷已痛徹心扉
你再一次承諾
但卻只是欺騙
這傷已痛徹心扉
已經失去他的愛
也難以回到原點
就算你哭到流血
此情也無法重回

沒你好孤單

每個沒你的夜裡我好孤單
今夜我要想念你
我的情人，來抱緊我吧
我的情人，來愛撫我頭髮吧
每個沒你的夜裡我好孤單
今夜我要想念你
你的情話讓我歡喜
但願我們永遠在一起
你的言語使我心堅定
當我失落無處可依
來吧……來吧……來吧我的情人
我想……我想……我想你

婚禮的嘉賓

消失的不是這份愛意

死去的不是這顆心

是欺侮我的你

你傷透我心

你寄出的喜帖

斬斷所有情意

我被迫成全

看你和她廝守

我對你的愛早已粉碎

其實我還愛著你

雖然此刻你的愛已消失殆盡

而我只能假裝

無怨無悔

失去了，我已失去

如今我只是婚禮的嘉賓

遠遠望著你

帶著破碎的心



馬來樂隊 New Ramesta，成團於二〇一五年八月十七日，這一天也是印尼獨立建國七十年的紀念日。New Ramesta 以高雄岡山為基地，樂手則來自高雄、臺南與彰化等地工業區。New Ramesta 活躍於台灣西部印尼移工聚集的都會區，舞台經驗豐富。他們期盼跟他們一樣離鄉背井的同鄉可以彼此相遇、交往，並透過音樂療癒身心。

19 岡山車站

OM New Ramesta



岡山車站

在岡山車站

你曾約定

說你不會忘了承諾

你一定會回來

但直到現在

你毫無音訊

岡山站過了就到台南了

你不記得了吧

那時我送你去車站

去搭快車

但你至今沒有回來

你是否已經將我忘記

我最好現在就下定決心
與其心痛，我甘願放手

抱歉

我會找人取代你

一個比你更好的人

來自東爪哇省茉莉芬 (Madiun)，二十九歲，為詞曲創作者、歌手。曾在台灣高雄工作九年，大部分時間在偏遠的山區工廠。他目前已返回印尼定居，並經營爆米花生意。高中時開始自學吉他與貝斯，還組了樂團。他的偶像是Denny Caknan。到台灣後他開始嘗試創作噹啞歌曲，雖然其演唱方式極具挑戰性，但他仍會持續探索。

「希望聽我歌的你們，可以盡情享受，並且感受到我想傳達的。」

20 親愛的我的心上人

21 請相信我

22 我只能這樣

23 我還在努力

24 請你想一想

25 我老婆不是用來幫你打氣的

26 查魯班公園與回憶



穆斯

Mas Mus

親愛的我的心上人

妹妹，請原諒我

我還無法讓你幸福

希望你忍耐，放寬心

為了與我一生相守

妹妹，請原諒我

妹妹，你要誠心禱告

為了減輕我的步伐

過去我以誓言相許

要讓你幸福

妹妹，還請堅強

有誰願意過平庸的日子

想打扮卻吃不飽

睡覺總是睡不好

但又能怎樣？這是人生路上的磨練

勤奮的人將有收穫

銘記的人有天將被給予

唉我的心上人，還請堅強

幸福將迎妳而來

請相信我

請相信我

不會變心

我的心裡只有你

不會另尋新歡

我為了你離去

好彌補生活所需

不要胡思亂想

我不會偷腥

請等我回來

平靜的你

親愛的我將守住這愛意

離你再遠我都愛著你

遙遠我將到來

艱辛也得走下去

只要你能開心

我不會絕情背叛

已綁緊的約定

請耐心等我回來

我只有一個心願

永遠守護你的心

請相信我

我只能這樣

說真的不能怪你
雖然你的離去迎來痛楚
我明白這全是我的錯
我還無法讓你幸福
我只能為你祈禱
希望你會更幸福
請原諒我至今
只能給你我的心
我只能這樣，也只有這樣
耐心耐心，我還要撐下去
但你就失去耐心，不再守候
選擇他的心

算了沒有關係，我隨意
我得堅強，雖然痛心
但願你的選擇可靠，是你心所喜
而不是像我這副德性

我還在努力

我心感覺孤單
當我離你遠去
我心不禁思念
當你不在身邊
其實我也明白
你現在的感覺
但願上帝應許
讓我趕緊回去

請你務必諒解，我離開是為了家計
好讓你開心
不要擔心，我不會放棄
親愛的要有耐心，我還在努力

請你寬心
請你放鬆
只要禱告
靜待收穫
我獨自在這裡
一個人面對困境
有朝一日若有成就
我將迎你而來
我在這裡工作
不會招惹是非
你不要胡思亂想
我愛的只有你
沒有別人

請你想一想

苦悶的下午
當我想起他
他說要一起生活
現在卻讓我難過
我為了誰努力
如果最後只是傷心
如果你不愛我
請不要給我虛偽的憧憬
如果你的層級跟我天差地遠
請你離開！我心甘情願
我不是因你背叛而痛心
而是因為你絕情糟蹋

我真誠相愛的心
請你想一想
如何瓦解我被玩弄的真情
日夜打拼終被拋棄
我的心已隨你高飛
現在卻為你摔得粉碎
我賣力付出
我承受痛苦

我老婆不是用來幫你打氣的

我老婆不是用來幫你打氣的
去找別人吧，難道沒人要你？
別再靠這麼近
快滾！祝你一路順風
你的前妻已經是我的老婆了
以前是誰犯的錯
是你傷透她的心
現在我已娶她為妻
為何還來跟我過不去
羞恥……你不知羞恥
你就是吃了太多味精⁴
好了快滾！

不要再來了
接受就好，快去找別人

⁴ 「吃太多味精」指人愚笨。

查魯班公園與回憶

在這城市裡，你曾跟我約定

約定生死相依

但如今事與願違

你無情離去，讓我痛心

我錯了嗎？我做錯了什麼？

讓你忍心拋棄

難道這就是所謂短暫的愛情？

片刻美好，長久傷心

在查魯班公園的路燈下

你狠心與我分離

難道你忘了過去

那晚燈光見證下的約定？

我們已形同陌路

燈熄了，你的愛也不在了

我錯了嗎？我做錯了什麼？

讓你忍心拋棄

難道這就是所謂短暫的愛情？

片刻美好，長久傷心

我對你做錯了什麼？

讓你忍心毀棄約定

在查魯班公園的路燈下

你狠心與我分離

難道你忘了過去

那晚燈光見證下的約定？

我們已形同陌路

燈熄了，你的愛也不在了

在這城市裡，你曾跟我約定

來自東爪哇省波諾羅戈（Ponorogo），三十歲，歌詞創作者、樂手。他在台灣的工作資歷已有十年，目前為桃園一家工廠的工人。他喜歡的音樂類型有嗶嘰、流行音樂，偶像則是Didi Kempot。里法二〇一九年十一月的改編歌〈當移工真愜意〉，至今在YouTube個人頻道上已有超過一一〇萬人次點閱，而嗶嘰巨星Eny Sagita也在隔年五月翻唱了里法的創作。

「四方好友大家平安，我是里法，我也是一個印尼移工。很高興可以認識您們。祝福您聆聽愉快，希望我們的作品可以帶給您娛樂與啟發。」

27 台灣花心男

28 當移工真愜意



台灣花心男

星期天我出去玩
意外巧遇前女友
明明說她還單身
原來交了男朋友
好不親熱
真是混帳
妹妹我沒什麼把戲
那些台灣的花心男
長得普通
但自以為是
喜歡甜言蜜語
簡直就是王八蛋

去台灣
實在太美好了
很多寡女和美眉
可以約出來玩
哎妹妹，可以來約會



當移工真愜意

真主的恩典與庇佑
願獻給真主的使者
真主的恩典與庇佑
願獻給真主所愛的穆罕默德
我們以真主之名祈求
托靠真主使者的引領
主啊！所有為真主而戰的人
憑仗巴德爾之役的見證者⁵

當移工真愜意
每個月有薪水領
當移工不愜意
愛人太遠睡覺無依
愛人太遠睡覺無依
愛人太遠睡覺無依



台灣工作真愜意
很多寡女跟美眉
台灣工作不愜意
很多魔鬼的勾引
很多魔鬼的勾引
香港工作真愜意
妝容畫得好豔麗
香港工作不愜意
早上不能太晚起
早上不能太晚起

韓國工作真愜意
 花錢可以擲千金
 韓國工作不愜意
 沒有女孩不開心
 沒有女孩不開心
 日本工作真愜意
 想買什麼都可以
 日本工作不愜意
 沒有情人沒人關心
 沒有情人沒人關心
 沙烏地工作真愜意
 每年可以朝聖去
 沙烏地工作不愜意
 犯罪會被判死刑
 犯罪會被判死刑

托靠真主使者的引領
 主啊！所有為真主而戰的人
 憑仗巴德爾之役的見證者
 Tukiyen 奶奶賣椰子⁷
 我說的也夠多了
 如有說錯還請見諒
 不好意思，請您賞錢
 不好意思，請您賞錢⁸



好的還是在印尼
 可以跟家人相聚
 粗茶淡飯在一起
 平安富足，生活幸福
 平安富足，生活幸福
 三寶壟是石頭城
 北加浪岸是峇迪⁶之都
 人生只是打量和猜疑
 不要互相羨慕
 不要互相羨慕
 真主的恩典與庇佑
 願獻給真主的使者
 真主的恩典與庇佑
 願獻給真主所愛的穆罕默德
 我們以真主之名祈求



5 〈Shalawat Badar〉(巴德爾之役頌歌)，原歌詞為：「Sholawatlah Salamullah 'Ala Thoha Rosulillah / Sholawatlah Salamullah 'Ala Yasin Habibillah (‘Ala Yasin Habibillah) / Tawasalna Bismillah Wabi Hadi Rosulillah / Wakullimnya hidzilillah Briahil Badri Ya Allah(Briahil Badri Ya Allah)」。為穆斯林讀經或禱告前唱誦讚頌先知穆罕默德的詩歌。

6 指 Batik 蠟染布。

7 本句係為韻腳「o」而作，詞彙本身與歌詞無關。

8 原曲在印尼時常為街唱者改編歌詞或即興演唱，作者以街頭賣藝 (ngamen) 改編填詞，故歌詞最後會出現請求打賞的內容。

來自楠榜省 (Lampung)，三十七歲，為詞曲創作者、歌手。二〇一四年來台，至今已滿七年，她目前在台中神岡擔任看護工。她自中學時期就開始寫詩，一次因緣際會下，網友將她的詩作譜曲成歌，開啟了她對音樂創作興趣。她的創作曲風為噹啞、電子樂與流行音樂，偶像是 Melly Goeslaw。

「不要害怕做夢，該怕的是自己沒有追夢的決心，而不嘗試，等於失敗。」

29 別人的情郎

30 最後的機會

31 萬隆與台中之間

別人的情郎

最初只是回留言

我們在此相識

後來開始閒聊

偶爾還會視訊

啊：啊：啊：啊：

慢慢感覺喜歡他

我已悄悄愛上他

越來越無法自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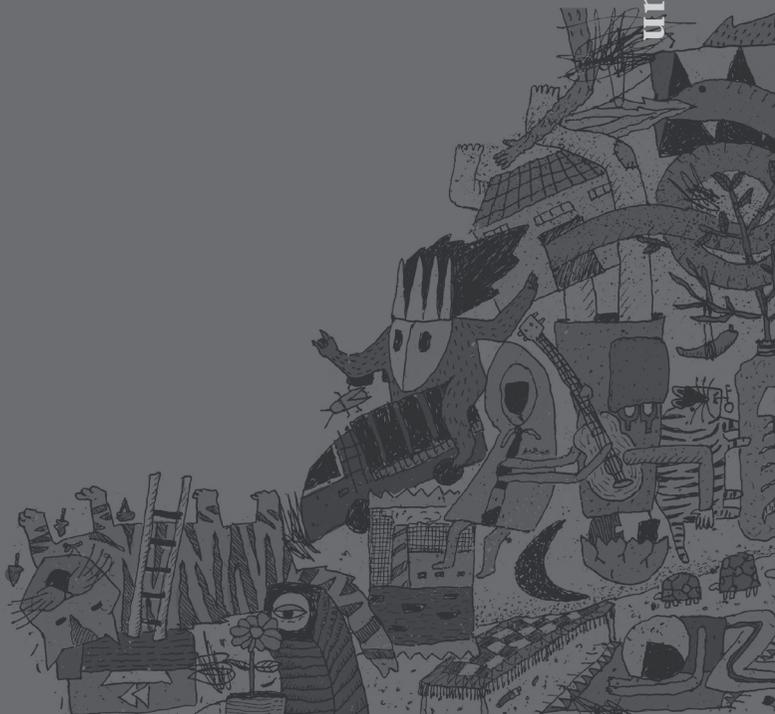
什麼時候我們才能相見

可惜啊可惜

原來他已有所屬

但我還是愛他

別人的情郎讓我瘋狂



最後的機會

是否非得這麼苦？這麼痛？
我愛你，珍惜你
你不在意我的真誠
你看不起我的犧牲
不只一次
我的忠心被你糟蹋
在我倆之間你迎他而來
這就是你所謂的愛情？
如果是愛，為何二心？
你不願讓我走
卻也想把他佔為己有



我累了，親愛的
我已無能為力
你來了又來
再次開啟我的心
你求我給你
最後的機會
跟我約定
說你不會背信

萬隆與台中之間

認識你的時候
有種不尋常的感覺
雖然未曾見過你
但毫無疑問地我愛上了你
廣闊的藍色大海
在我與你之間
身體雖然遠遠分離
我的心卻繫念著你
萬隆與台中之間
綻放你我的愛意
我的情人還請耐心
等待相見的那一刻



我將迎你而來
與你廝守
不要理會他們
對我倆愛情的猜疑
時間將回應
我們經歷的甜蜜
萬隆與台中之間
綻放你我愛意
我的情人還請耐心
等待相見的那一刻
我將迎你而來
與你廝守
你是命中注定
最好的那個你

來自中爪哇省班尤馬（Banyumas），二十八歲，是詞曲創作者、歌手。她最早曾離家到雅加達的餐廳做了三年工，後來在台灣五年、香港二年，目前她仍在香港擔任看護工。蘇姬在台灣工作期間，活躍於台中與台北的各種歌唱活動，而嚙啞為其主要創作風格。她的偶像有 Evie Tamala、Ikke Nurjanah、Rhoma Irama 等人。

「我是家裡七個孩子中的老么。唱歌是我的興趣，我也夢想有天可以成為一個歌手。各位，如果有夢，要努力也要時常禱告，不要失去鬥志啊，雖然現在還無法實現，但我相信神會為我們做出最好的安排。」

32 教長先生

33 寶貝

34 哥，妹妹累了

教長先生

教長先生⁹，我想要懺悔

教長先生，我不想再敗德

總是腳踏兩條船

這是被禁止的吧

老是喝酒喝不停

老是賭博賭不停

這也是被禁止的吧

教長先生，我想要懺悔

教長先生，我不想再敗德

教導我禮拜吧

教導我禱告¹⁰吧

好讓我成為真正的全人



教長先生，我想要懺悔

教長先生，我不想再敗德

惡魔在誘惑低語

千萬別讓您自己被愚弄

這是它尋找同夥的手段

毫無疑問讓人墮入地獄

銘記在心啊人類

生命轉瞬即逝

誠心並虔誠

真主保佑上天堂

教長先生如此說明



教長先生，我想要懺悔
教長先生，我不想再敗德

寶貝

寶貝……你怎麼了？寶貝
你看起來在懷疑
我對你的一片真心
寶貝……不要老是沈默，寶貝
我沒有外遇
我沒有劈腿
因為你是我的唯一
女人渴望被了解
女人渴望被關心
千萬不要，毫無理由
不理不睬
你的臉書動態在吃醋

9 Usradz 源自阿拉伯文 Usrad 或 Osradi，原意為「老師」的尊稱。在東南亞地區，Usrad 指公認的伊斯蘭學者，等同於阿拉伯世界的教長 Shaykh 或 Imam。（感謝黃楷君提供意見）

10 梭拉瓦特 (selawat / sajawat / sholawat) 一詞為阿拉伯文禱告 (salat) 的複數型，意旨每日五次的禱告，藉著禱告來純淨穆斯林的心。由於在禱告的過程當中，穆斯林常會乞求真主保佑穆罕默德，因此梭拉瓦特一詞在印尼常被引申為「乞求真主保佑穆罕默德的禱告詞」，也因此梭拉瓦特也常被使用在星期五主麻日的禮拜儀式之中，而成為儀式過程的一部分，這種禱告詞也常為印尼伊斯蘭詩歌創作者拿來作為詩歌創作的主要內容。梭拉瓦特成為印尼三種主要伊斯蘭詩歌型態中，其內容的宗教性質最強。梭拉瓦特禱告詞的創作來源一般來自伊斯蘭《聖訓》(hadith) 以及宗教學者所撰寫。資料來源：蔡宗德，〈印尼伊斯蘭宗教詩歌：音樂型態與演出環境〉，亞太研究論壇第二十三期，2004.03。



你的臉書訊息怎麼在發怒
千萬不要誤會我親愛的
他只是朋友
如果是真心愛我
如果是真心喜歡我
千萬不要去理會
別人的閒言閒語
如果你的心有所回應
我不會接受別人的愛
我也不會玷污
這神聖的愛情

哥，妹妹累了

如果愛我就說出來吧，哥

如果喜歡我千萬別隱藏

如今時代已不同，哥

如果喜歡我就快快證明

說不定別人會讓我會動心，哥

你要當心，這是很多人的經歷

做好準備確定你的選擇

切莫等候

來證明你是忠誠的男人

哥，妹妹累了

哥，妹妹累了

來自楠榜省（Lampung），四十歲，在台北工作已超過十年。她活躍於彩妝與服裝走秀表演，試圖向台灣民眾與其他外國人介紹並推廣印尼文化。〈思念只是幻影〉是她的真實故事，她試圖說出一個休假返國的移工婦女，無法與遠赴他鄉工作的丈夫相聚的心聲。

35 思念只是幻影

米拉·阿爾米蒂亞·莎莉

Mila Armidya Sari



何時哥要邀請我坐上新娘席？

哥，妹妹累了

哥，妹妹累了

父母問哥什麼時候來提親？

拜託哥給我明確的答案

好讓我的心平靜

相信吧！神會幫助我們堅定的心

締結神聖約定

思念只是幻影

此刻我感受到
離你如此遙遠
寂寞彷彿鏢鏢
鏢住我的心

我再也無法招架
思念的心聲
緩緩地輕聲呢喃
呼喚你的名字

我倆被距離與時間分離

我被困在這裡
在一個寂靜且空蕩的房間



在幻想中我沈沈睡去
與你交歡

在思念中我們水乳交融
即便這一切不過是幻影
就讓我獨自一人
度過沒有你的時光
我寧可不要與你在一起
在等待中我始終如一

來自東爪哇省馬格丹 (Magetan)，四十五歲，兼具移工、詩人、作家、歌手等多重身份。來台約已十年，在此之前她也曾在新加坡二年、香港五年。目前她在高雄擔任看護工。烏米以文學創作見長，她曾在二〇〇三年出版《妮雅的愛鼓》(Genderang Cinta Nia)、二〇一五《愛曾幾何時》(Asmara Suatu Ketika) 與二〇二〇年的合著小說《AWAN》。烏米的才華曾多次受到臺北市外籍勞工詩文比賽的青睞，例如〈海外移唱〉(Senandung Tanah Rantau) 獲二〇一三年詩文組第一名；〈給孩子的話〉(Pesan Untuk Ananda) 獲二〇一五年詩文組評審特別獎；〈人生如輪轉〉(Hidup Bagaikan Roda) 獲二〇一六年影像組第二名；〈妹妹的微笑〉(Senyum Mei-Mei) 獲二〇一七年影像組佳作。烏米第一首音樂創作〈事發之後〉是為她為小說《AWAN》所寫的主題曲。

36 事發之後



事發之後

我無話可說

當我的右手在幾秒內消失

我無言以對

每當你說「Kun」

雖然我經常抱怨

但並非放棄

雖然我常感痛苦

但從不絕望

我繼續活下去

因為你

確立了我的命運之路

你展現愛

來自四方

你帶來所有喜樂

你創造愛

在所有際遇中展現

真主，偉大的你

真主，大愛的你

真主，完美的你

|| Kun fayakum，阿拉伯文

原文為：كُنْ فَايَاكُمُ، 意指神說要有的東西，就會存在或出現。此語出自《古蘭經》第三十六章第八十二節，用以表示真主強大的造化能力。

暱稱「吉成」(Giceng)，來自中爪哇省芝拉扎(Cilacap)，二十八歲，為詞曲創作人、樂團樂手、編曲與歌手。他目前在台南永康的工廠工作，來台已七年。他亦是ZIAIO Band的團員之一。

「創作不需要很多錢，你一定也可以！大人物也會變小，我們這樣的小人物為什麼不能變大呢？感恩隨喜！」

37 我孩子的媽

38 彷彿一片黑暗

39 回來吧

40 如果我能無視這思念



阿吉·特力·阿莫可

Agit Tri Atmoko

我孩子的媽

我一邊流淚一邊笑語
 我倆的希望被美好描繪
 淚水我已感受
 連你也有感覺
 這一切讓我成長
 你不要跟我生活
 我會接受你的所有
 你不要跟我分享
 這是我所祈求
 直到你成為我孩子的媽
 直到你我變老
 兩人永遠幸福

彷彿一片黑暗

剎那間我凝視著
 我生命中的孤獨
 我拒絕遺忘
 所有消逝的過往
 我內心的你
 雖然你不再愛我
 我的生命永遠只為你存在
 眼前彷彿一片黑暗
 當你放棄我的愛
 如果我能讓時間倒轉
 我願重頭再來



請原諒過去的我
 曾讓你受傷
 請原諒我

回來吧

回來我身邊，來這裡與我依偎
請理解我倆本是一體

我試著慢慢站起

卻寸步難行

一秒一秒流逝

時間不斷推移

請幫幫我

回來我身邊，來這裡與我依偎
請理解我倆本是一體

我嘗試各種方法

也願意委屈自己

你要什麼
我都可以給
唯有給你



如果我能無視這思念

我想踏出下一步

在此刻許你幸福

在那之前

請讓我抱你親吻你

對我來說太短暫

你離我遠去

我祈禱在每個夜裡

希望我們能在天堂相遇

如果我能無視這思念

我將盡可能忍耐

我總希望再見

雖然你已不在

離我遠去

「ZIAIO Band在二〇一九年年底由台南跟高雄的廠工組成。我們利用放假的時間一起練團，在忙碌之餘持續創作。身為移工，我們希望自己的作品可以被愛樂人接受，不管來自何方。在創作上竭盡所能，但也不要忘了我們身為移工的義務，然後下定決心追求理想。」

41 天使

天使

你是我生命的天使
讓我每天都很美滿
謝謝你我心愛的人
你在我生命裡給我鼓勵
每個早晨你對我說
我會永遠愛你
抱抱我好讓你明瞭
有多好能永遠跟你在一起
謝謝你我心愛的人



一開始黑袍樂隊由Dedy（主唱）、David（吉他手）、Erwin（吉他手）、Fandi（貝斯手）、Bedor（鼓手）組成，成立於二〇一九年一月一日，以前衝搖滾為風格，時常翻唱Iwan Fals、Nike Ardilla等藝人的作品。後來樂手們相繼離去，剩下吉他手David一人。二〇二〇年年中，David重新招募樂手，由新任主唱Robi、吉他手Andi、貝斯手Dion、鼓手Feri，重組黑袍樂隊，專攻金屬蕊、重金屬風格，並開始製作自己的作品。現在的黑袍樂隊熱衷創作，也開始參加台灣本地的音樂節活動演出。

42 禁忌

43 罪惡

44 異教徒



禁忌¹²

你來吵架

帶著既有看法

信心滿滿

我心情陰鬱

良心啊

你傲慢

你號令

你挑釁

還嗆聲

我噁心

我放棄

我憤怒



不需要我觸犯禁忌

如果你尚未明白

你非得要遵守清真¹³嗎？

你非得要遵守禁忌嗎？

別再講空話

膽小鬼

我會詛咒你的嘴

我的憤怒

是憎恨你

¹² 禁忌 (haram)，意指被伊斯蘭法律禁止的商品與行為。

¹³ 清真 (halal)，原意為被允許的、通常譯為「清真的」，意指伊斯蘭法律許可的商品與行為。參考來源：卡拉·鮑爾 (Carla Power)，《古蘭似海：用生活見證伊斯蘭聖典的真諦》，2017，新北市：八旗文化；遠足文化。

罪惡

當音樂開始迴響
 掌聲四起
 所有人一起衝撞¹⁴
 響徹雲霄，全體尖叫
 罪惡……
 罪惡……落入陷阱
 憤怒……使人淹沒
 獻上青春熱血
 我們一同歌唱
 幹
 和此刻的音樂
 我們一起
 衝撞



我這樣有罪嗎？
 我想成為我自己
 不在乎他們的言語
 你的罪像利刃討伐
 混蛋
 去你的
 沒水準
 幹
 我未能做到
 我充滿罪惡
 罪惡……

¹⁴ 衝撞 (moshing)，印尼文歌詞寫作 bermosing，是一種極端的舞蹈風格，重金屬音樂互動文化。參與者用手推、或用身體撞擊彼此，這是由於演唱會聽眾主動以身體姿態去享受現場的音樂、展現對台上表演樂團的歡迎，以及重金屬音樂的激烈特性形成這種動作，起源於一九七〇年代末期美國硬核龐克表演現場。

異教徒

我總是被自己的黑暗之流所沖刷
 墜落又爬起
 我等待……無法再回頭
 嗚喔……無法再回頭
 嗚喔……
 黑暗……困住我的陷阱
 幻影……若隱若現
 路……遍佈懸崖
 陡峭……讓我蹂躪其上
 堅硬……炎熱……
 靈魂啊，是異教徒嗎？
 我的靈魂是異教徒嗎？



靈魂啊，是異教徒嗎？
 我的靈魂是異教徒嗎？
 黑暗的一面，我嘗試跟隨你的光
 與教法¹⁵和清真言¹⁶同在
 生不帶一物
 死的無限顯現你的道路
 為我們導引和治癒
 神啊

¹⁵ 教法 (sharia)，伊斯蘭法。從《古蘭經》和聖訓流傳下來的道德倫理觀，神聖之道。

¹⁶ 清真言 (shahada)，信奉伊斯蘭的宣告，宣告時必須說：「萬物非主，唯有真主；穆罕默德，是主使者。」參考來源：卡拉·鮑爾 (Cara Power)，《古蘭似海：用生活見證伊斯蘭聖典的真諦》，2017，新北市：八旗文化；遠足文化。

ADARA Band在二〇二〇年一月三日成立。他們的第一首單曲〈忍痛〉除了在YouTube頻道發表外，也在印尼境內的多個廣播電台被播送。

45 忍痛

忍痛

我們的愛名存實亡

我獨自忍耐

我獨自啜泣

忍受傷痛

深深的傷口，深深的痛

你和他在一起

給我留下無法忘懷的傷口

我，曾被你傷害的人

我，曾被你糟蹋的人

我沒料想過你會和他一起走

忘了我們擁有的曾經

但願你和他幸福美滿
一切結束後獨留我傷心



來自西瓜哇省梳邦 (Subang)，別名蘇比 (Supi)、安多 (Anto)，三十八歲，詞曲創作人。他曾在美國加州的機油工廠任職三年，二〇一四至二〇一九年間，他在桃園的工廠擔任作業員。回到印尼後，他在村公所負責銷售樹苗，另外也在家經營鳥店，工作之餘仍投入音樂創作。他喜歡 Iwan Fals、Naff、NOAH 跟 Setia Band 的作品，在台灣曾經成立 The Mandala's 樂團，演出經驗豐富，曾與民謠樂人黃璋傑合作，並踏上二〇一八年金曲獎紅毯。

「在台灣工作要盡可能地善用時間，我們到台灣打工，並非童年的夢想，而是錢的問題。為了賺錢，我們更應該善用時間學習那些我們返國後可以應用的知識。」

- 46 臺北車站
- 47 我的傷痛
- 48 我的傷痛之二
- 49 我要忘了你
- 50 情歌
- 51 為你不安
- 52 我想回去

臺北車站

你千萬

別在乎

那些待會將

感到的心痛的

別在乎他們說什麼

他們說什麼，我們明白

但他們是否明白

我們的一切

我們所明白的一切

我感謝認識你

能夠與你親近

親愛的……親愛的……



任由他們說什麼

說關於我們的一切

親愛的……親愛的……

在臺北車站我們許下承諾

親愛的……親愛的……



我的傷痛

唉……風兒別與我問好

唉……雨拭去了我的淚水

我要聲嘶力竭地哭泣

即使沒人會聽到

我要聲嘶力竭地呼喊

即使沒人會聽到

我已對月亮訴說

我已對星星訴說

然而這都只是徒勞

僅有默默無語

唉……海浪繼續安慰著我

唉……夜晚繼續隱藏著我

我的傷痛之二

風……請聽我說，我要訴說

星星……請聽我說，我要訴說

一個關於過去

不斷糾纏我的故事

一個關於藍天

此刻已黯淡的故事

夜……請聽我說，我要訴說

月亮……請聽我說，我要訴說

一個關於我心酸

因你而起的故事

一個關於你決定

離我而去的故事



如果這世界被創造不分貴賤

你一定會明白我的愛有多深

如果這世界被創造不分貴賤

你一定會明白我的情有多真

我的愛全然坦誠，猶如直線

我的情不會收尾，直到性命終結

我要忘了你

我知道我比不過他
 但你不明瞭我有多愛你
 我想要你成為我的所有
 但此刻你已與他同心
 曾經與你共度的時光
 我沒發現你已愛上他
 我已遺忘的美好時光
 我對你已沒有期望
 我要忘了你……你……你
 我已忘了你
 我要忘了你……你……你
 我已忘了你

情歌

我不曾想像
 我此刻的感受
 我難以壓抑的快樂
 只因我終於將你擁有
 不知從何而來
 心中戀愛的感覺
 我很幸福
 我不想讓這一切消失
 我要你永遠在我身邊
 陪我哭泣陪我笑
 不要離我而去
 一秒鐘我都受不了
 陪我直到生命終了

為你不安

我開始不安
 為什麼你會這樣
 動不動就生氣
 現在卻冷漠疏離
 我缺少什麼
 把你搞成這副德性
 是不是因為我
 對你來說不夠賣力
 你要什麼
 我都可以給你
 但你知道
 我對你的忠心

你要的我都可以給你
 你喜歡的我都可以給你
 你要的我都可以給你
 你喜歡的我都可以給你

我想回去

我感覺不到……太陽的熱
 我感覺不到……風的寒冷
 越往前行就越遙遠
 唯有理想還在內心
 唉！被我留下的親愛的你
 追尋遺失的夢想
 我不知道自己身在何方
 在這裡……只有海浪與日光伴行
 我沒有其他憧憬
 除了平安回去
 與你幸福……在一起

與你幸福……在一起
 回去……回去……
 回去……回去……
 我想回去……和你在一起

SID'er ROSE 於二〇一七年成團，團員來自台北、桃園與彰化等地工廠。二〇一九年在 YouTube 發表了第一首創作〈災難〉，反思接踵而至的天災。近來，在新冠肺炎警戒期間，他們正在發展的創作，啟發於跟移工同鄉之間的友誼與手足之情。

「在國外工作，沒有家人在身邊，同鄉就是我們的手足。」

53 災難

災難

當夜幕降臨，太陽下沈
萬物靜寂

不知不覺中古老的大地開始震動
自然災難恐怖襲擊

為何人類總是怪罪
神所創造的自然

人類世界的災難警訊
是要讓他們對造物主永遠銘記

災難四起

侵襲我們停靠之地

罪惡成為尋常



人類忙於俗世日常
他們受困不得動彈
孩子放聲哭泣
父母沒了
被災難吞噬了



來自西爪哇省南安由 (Indramayu)，二十七歲，為詞曲創作者、混音、SID'er ROSE 樂團主唱。在新北市樹林工作，來台已六年。他以另類搖滾為創作風格，並以 Slank、槍與玫瑰樂團 (Guns N' Roses) 為偶像。

54 你

你

我怎能忘卻

所有關於我們的故事

或許我將無法忘懷

只因一切是如此美好

刻骨銘心

永遠不會有人取代你

直到永遠

在我心裡

你是我的靈感

我生命的活力

永遠不會有人取代你



我真的無法忘懷

因為一切是如此美好

你是唯一

讓我生命圓滿的你



來自西爪哇省萬隆 (Bandung)，四十八歲，為詞曲創作人、樂團主唱。來台以前，他曾在沙烏地阿拉伯當裝修工人、在美國當餐廳服務生，在台灣工作已逾十四年，現居苗栗三義。加亞一開始在工廠尾牙登台，後來在二〇一〇年，與同事以工廠名稱創立了 Uni Band，二〇一五年開始，活躍於台灣各種印尼移工的活動。

55 思念令人傷心

56 開齋節平安

思念令人傷心

今夜當我獨自坐起

在寂靜中想起了你

我不知道應該再說什麼

我對你的思念令人傷心

我試圖抹去對你的思念

卻無法忘記你的形影

這心的傷口是因你變心

我是否能在痛苦中撐起

親愛的……如果你明白我的情

你一定不會辜負我愛的忠心

親愛的……我內心的傷真的好痛

想要永遠在一起，但我無能為力



開齋節平安

開齋節又到了
在齋戒月禁食
沒有忘了要讀經
還有夜晚的禮拜¹⁷

讓我們一起慶祝
神聖的節慶
獲取勝利
自我淨化，彼此寬恕

開齋節平安

誠心誠意請求您的原諒¹⁸
誠心誠意請求您的原諒
除卻所有……過錯

讓我們一起慶祝
神聖的節慶

獲取勝利
自我淨化，彼此寬恕

開齋節平安
誠心誠意請求您的原諒
誠心誠意請求您的原諒
除卻所有……過錯

開齋節平安

誠心誠意請求您的原諒
誠心誠意請求您的原諒
消除所有……悲痛

¹⁷ Salat Tarawih，指遜尼派伊斯蘭教教徒在齋戒月期間的特別禮拜，會在一天第五次的宵禮 (Ishtar'a) 禮拜後舉行。

¹⁸ 印尼在齋戒月 (Ramadan) 期間的習俗，會主動向他人請求寬恕，請求原諒自己過去一年所犯的過錯。齋戒月之於穆斯林來說是一個奉獻、反思和自我克制的聖月，除了宗教義務外，也需學習濟貧行善、節制慾望、體會他人之疾苦，藉此反省與淨化身心。

拉拉·阿古斯汀 Rhara Agustin

來自中爪哇省芝拉扎 (Cilacap)，為詞曲創作者與歌手。二十七歲，來台十年，目前在嘉義擔任看護工。她喜歡的風格有噹啞、流行音樂，偶像是碧昂絲 (Beyoncé) 跟黛咪洛瓦托 (Demi Lovato)。(一個移工的心聲) 是她剛來台灣的時候的心境—與家人分隔兩地、生活壓力，但為了家人，疲憊無力都得遺忘。

「成為歌手的願望，頂多只是妄想吧?! 生活迫使我放棄這一切，人生是為了讓家人過更好的生活吧! 希望我的歌，至少可以傳達出移工們的感受，送給你們。」

57 一個移工的心聲



一個移工的心聲

日復一日

我以微笑度過

光陰流逝

我以耐心度過

但是為了我的家人

疲憊與勞累也消失無蹤

只有思念如影隨形

我在這裡奮戰

為了更好的未來

雖然舉步艱難

但我的心仍堅忍



媽媽……我在這裡是為了您

請不要悲傷，我一定會回去

爸爸……我想念著您

我在這裡，為了讓您綻放笑顏

我在這裡奮戰

為了更好的未來

只要聽到他們的笑聲

我的心就感到幸福

儘管只剩思念與我常伴

命運就是如此

一個在別人國家討生活的人

只能累積耐心

來自西爪哇省南安由 (Indramayu)，詞曲創作者、歌手。三十歲，曾有五年在韓國的漁船與工廠工作，在台灣已滿五年，目前居於屏東。搖滾、龐克……到民謠，他廣泛接觸各種音樂類風格。他擅長一邊唱歌，一邊演奏烏克麗麗與口風琴。最喜歡的樂團是印尼的老牌龐克樂團 Marjinal。

58 異鄉人

阿布·亞伯拉罕

Abu Abraham



異鄉人

在海上、在山上、在高樓大廈

在市中心、在鄉間一角

叫我們移工、女移工、男移工

還有留學生

我們是英雄

我們也是鬥士

離鄉背井

立足異鄉

我相信我們不孤單

我相信我們會一起

我相信我們，我相信你

我相信我們，異鄉人

在海上、在山上、在高樓大廈
在市中心、在鄉間一角
叫我們移工、女移工、男移工
還有留學生

來自西爪哇省南安由 (Indramayu)，詞曲創作者、樂手，二十八歲。他曾在馬來西亞的傢俱工廠工作六年，目前在台灣工作已滿三年，現居台南，為一名漁工。他喜歡流行與獨立音樂，從小在家鄉就開始自學各種樂器，如吉他、鍵盤、木箱鼓等，他也與興達港、安平港的漁工合組「燈塔樂團」(Mercu Suar Band)。對他而言，「音樂，一旦進入靈魂，就變成一種精神，永不消逝。」

59 分離

阿弟
Adi Yong



分離

分離時親密
 美好的我和你
 你以身相許
 你的靈魂與肉體
 你懷裡的暖意
 你是否也曾悔恨
 在我身邊感到灰心
 雖然我心知肚明
 自己沒有能力
 你在那裡
 我將永遠鍾情
 我會一直等待



並永遠惦記著你
 你在那裡
 我求你不要忘記
 如果你把我忘記
 我會傷心
 當你離我而去
 你對我說
 不要忘了我
 我將永遠鍾情
 並一直等你

來自南蘇門答臘省 Baturaja，詞曲創作者、歌手，二十八歲，在台灣工作已五年，曾在牧場、建築工地與工廠工作。現居台南。

「努力追夢，千萬不要放棄！接連不斷的考驗都須耐心面對，同時不要忘了禱告，也要時時把父母放在心上。相信神會有所應許的，阿們。」

- 60 親愛的之一
- 61 差別
- 62 我想你，我愛你
- 63 往昔餘音

茲奇·阿南達

Zikiy Ananda



親愛的之一

親愛的，請原諒我離你而去
 不是我不愛你
 不是我不忠心
 只因得不到你父母的祝福
 我身無分文
 親愛的，請擦去你臉上的淚水
 我只是暫時離去
 請祈求我在國外功成身就
 我將向你提親
 你在印尼保重自己
 我一定會回來
 親愛的，請你不要變心

親愛的，你好嗎？
 每天我都想著你
 親愛的，我念著你
 是否你也一直將我惦記？

差別

為什麼會有差別
 隨生活推進
 如果那是神的旨意
 要我們分離
 我也無能為力
 我非常愛你
 雖然有許多考驗
 如果那是神的旨意
 要我們分離
 至少我曾努力
 或許神創造你
 並非為了我

而是為了他
 只要你開心，我也會開心
 你別問我要去哪裡
 我也不知道，更何況是你
 我只想找尋我的幸福

我想你 我愛你

我想你，我想你
 我好想好想你
 我想你，我好想好想你
 我愛你，我愛你
 我好愛好愛你
 我愛你，我好愛好愛你
 我寫這首歌
 只唱給我親愛的你聽
 好讓你知道我在這裡
 每晚睡覺的時候
 都會想著你

你是否也像這樣想著我？
 請原諒我讓你傷心
 我不是故意讓你生氣
 因為我害怕失去你
 我想你，我想你
 我好想好想你
 我想你，我好想好想你
 我愛你，我愛你
 我好愛好愛你
 我愛你，我好愛好愛你
 親愛的，請不要生氣
 如果我沒有消息
 親愛的，我還是很想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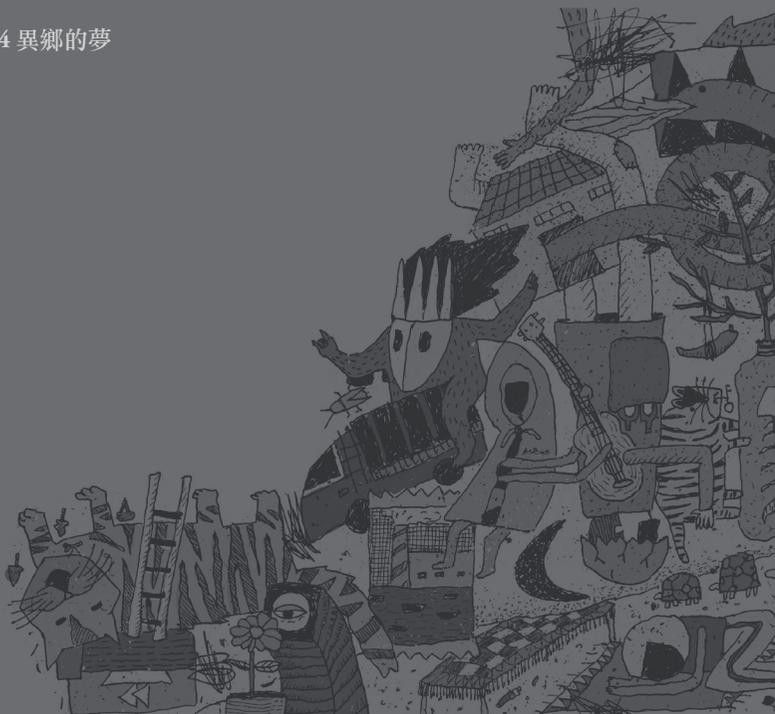
往昔餘音

當你走過我面前
 懷念的感覺即刻湧現
 但那時你背叛了我
 對你的情意
 請你回憶我們相愛的歲月
 你總是許下諾言
 但你毀棄
 但你欺騙
 美麗聖潔的愛戀
 我讓你走，不是因為我不愛你
 我只是想要你和他一起
 好讓你享受與他的愛

只要你快樂，我什麼都願意
 我將聽見往昔的餘音
 你仍是我心所傾
 我將猶記你的約定
 然一切已成追憶

黃瑋傑，來自高雄美濃，從事客家及多種音樂創作，關注及參與社會與環境議題。其創作多聚焦於農村各面向的描繪、傳統文化傳承、社會現象觀察及自然環境保護等，核心關懷為人與土地的細微之聲，期望透過音樂，將真實故事帶到更遠的地方。與印尼移工合創的〈異鄉的夢〉，收錄在二〇一七年的《夜色》專輯中，希望藉由這首作品，呈現台灣工地、醫院、工廠、家庭、漁港等地，付出勞力與時間，辛苦工作的外籍移工，而移工也正經驗著休假不確實、薪資條件低落、工作轉換受限與高額仲介費等不合理待遇。即便如此，絕大多數的移工仍咬牙堅持，只為了讓家人擁有更好的生活。願一同關注人人皆應享有的勞動權益與尊嚴。

64 異鄉的夢



異鄉的夢

Suprianto 來自東爪哇

父母養了很多牛羊

Ryan 來自西瓜哇

家鄉滿是稻田

各自告別故鄉，飛向相同遠方

Nomo 待在螺絲工廠

週休二日沒有加班

Giyanto 做手機螢幕加工

二班制，只有生病才能輪休

Kevla 擔任家務工

固定每個週日可以排休



Linda 也當幫傭，三個月只休一天，

找朋友扣掉交通，只剩下幾個鐘頭

心裡的夢，在夜色之中，還算夠用

心裡的夢，在汗水之中，努力生活

心裡的夢，在異鄉工作，有時寂寞

還能承受，默默奮鬥，慢慢追求

家人、朋友，等我

Bedjo 來自東爪哇

香料從不用買，田裡就能採

Mandala 來自西瓜哇

要搭車很久，才能到家

面對不同挑戰，同樣都要堅強

Iman 說再辛苦幾年，
想回家開間小肥料店
Waluyo 說再拚個幾年，
回家想要繼續玩音樂
Bagus 說離家快三年，

約滿回鄉的心願，就快實現
孩子兩歲卻還沒見過一面，
每天看照片，每天視訊說聲晚安再見

心裡的夢，在夜色之中，還算夠用
心裡的夢，在汗水之中，努力生活
心裡的夢，在異鄉工作，有時寂寞
還能承受，默默奮鬥，慢慢追求
家人、朋友，等我

我，也有一個夢，

放在心中，努力建構
我，也有一個夢，
願望不多，努力成就

歌曲索引

01 傷心

詞／曲：Ang Wang
演唱：Vivy Okoviyani
歌詞聽打：Robertus GH Calyano
歌詞翻譯：Robertus GH Calyano、吳庭寬
原文：爪哇文、譯文：印尼文、中文

02 舊情

詞／曲：Ang Wang
編曲：Lidi Prindangan
演唱：Vivy Okoviyani
歌詞聽打：Robertus GH Calyano
歌詞翻譯：Robertus GH Calyano、吳庭寬
原文：爪哇文、譯文：印尼文、中文

03 另結新歡

詞／曲：Ang Wang
演唱：Vivy Okoviyani
歌詞聽打：Robertus GH Calyano
歌詞翻譯：Robertus GH Calyano、吳庭寬
原文：爪哇文、譯文：印尼文、中文

04 芒果批發哥

詞／曲：Ang Wang
演唱：Vivy Okoviyani
歌詞聽打：Robertus GH Calyano
歌詞翻譯：Robertus GH Calyano、吳庭寬

原文：爪哇文、譯文：印尼文、中文

05 災難

原曲：佚名
詞：Ang Wang
演唱：Ang Wang
歌詞聽打：Indriati
歌詞翻譯：吳庭寬
原文：印尼文、譯文：中文

06 梅姬颱風

詞／曲：Ang Wang
演唱：Ang Wang
歌詞聽打：Indriati
歌詞翻譯：吳庭寬
原文：爪哇文、譯文：印尼文、中文

07 命運的阻礙

詞／曲：Firman Setia Budi / GAPPLEX
演唱：Firman Setia Budi
歌詞翻譯：Robertus GH Calyano、吳庭寬
原文：爪哇文、譯文：印尼文、中文

08 永遠唯一

詞／曲：Firman Setia Budi
演唱：Firman Setia Budi
歌詞翻譯：Robertus GH Calyano、吳庭寬

原文：爪哇文、譯文：印尼文、中文

09 台灣花心男

詞／曲：Firman Setia Budi
編曲：Kambili / Pajo Dikromo
演唱：Firman Setia Budi
歌詞聽打：Robertus GH Calyano
歌詞翻譯：Robertus GH Calyano、吳庭寬
原文：爪哇文、譯文：印尼文、中文

10 選擇其他人

詞／曲：Firman Setia Budi
編曲：IPS AUDIO
演唱：Firman Setia Budi
歌詞聽打：Robertus GH Calyano
歌詞翻譯：Robertus GH Calyano、吳庭寬
原文：爪哇文、譯文：印尼文、中文

11 台灣我的人生路

詞／曲：Firman Setia Budi / Dodot
演唱：Firman Setia Budi
歌詞聽打：Robertus GH Calyano
歌詞翻譯：Robertus GH Calyano、吳庭寬
原文：爪哇文、譯文：印尼文、中文

12 年輕人出去了，王老五要睡了

詞／曲：Firman Setia Budi

演唱：Firman Setia Budi
歌詞聽打：Indriati
歌詞翻譯：Indriati、吳庭寬
原文：爪哇文、譯文：印尼文、中文

13 台南車站離情

詞／曲：Firman Setia Budi / Dawer
演唱：Firman Setia Budi
歌詞聽打：Robertus GH Calyano
歌詞翻譯：Robertus GH Calyano、吳庭寬
原文：爪哇文、譯文：印尼文、中文

14 思念您的懷抱

詞／曲：Firman Setia Budi
演唱：Firman Setia Budi
歌詞聽打：Robertus GH Calyano
歌詞翻譯：Robertus GH Calyano、吳庭寬
原文：爪哇文、譯文：印尼文、中文

15 浪費時間

詞／曲：Wanti Cempaka Wangi
演唱：Lili Amora
歌詞翻譯：Robertus GH Calyano、吳庭寬
原文：爪哇文、譯文：印尼文、中文

16 失去他的愛

詞／曲：Wanti Cempaka Wangi
演唱：Dina Gramedia Studio
編曲：Syyen Chu
歌詞翻譯：Robertus GH Calyano、吳庭寬
原文：爪哇文、譯文：印尼文、中文

17 沒你好孤單

詞／曲：Wanti Cempaka Wangi
演唱：Dony
演唱：Frida Alexa
歌詞聽打：Robertus GH Calyano
歌詞翻譯：Robertus GH Calyano、吳庭寬
原文：印尼文、譯文：中文

18 婚禮的嘉賓

詞／曲：Wanti Cempaka Wangi
編曲：Dina Gramedia Studio
演唱：Paaji Antoko
歌詞翻譯：Wanti Cempaka Wangi、吳庭寬
原文：爪哇文、譯文：印尼文、中文

19 岡山車站

詞／曲：OM New Ramesta
演唱：Jens Zaidan
歌詞翻譯：OM New Ramesta、吳庭寬
原文：爪哇文、譯文：印尼文、中文

20 親愛的我的心上人

詞／曲：MAS MUS
編曲：Pandoe (Djunungjin Record)
演唱：MAS MUS
歌詞聽打：Robertus GH Calyano
歌詞翻譯：Robertus GH Calyano、吳庭寬
原文：爪哇文、譯文：印尼文、中文

21 請相信我

詞／曲：MAS MUS
編曲：Pandoe (Djunungjin Record)

演唱：MAS MUS

歌詞聽打：Robertus GH Calyano
歌詞翻譯：Robertus GH Calyano、吳庭寬
原文：爪哇文、譯文：印尼文、中文

22 我只能這樣

詞／曲：MAS MUS
編曲：Lilik (Lajin Record)
演唱：MAS MUS
歌詞聽打：Robertus GH Calyano
歌詞翻譯：Robertus GH Calyano、吳庭寬
原文：爪哇文、譯文：印尼文、中文

23 我還在努力

詞／曲：MAS MUS
編曲：Lek Dahlan
演唱：MAS MUS
歌詞聽打：Robertus GH Calyano
歌詞翻譯：Robertus GH Calyano、吳庭寬
原文：爪哇文、譯文：印尼文、中文

24 請你想想

詞／曲：MAS MUS
編曲：Fite Record
演唱：MAS MUS
歌詞聽打：Robertus GH Calyano
歌詞翻譯：Robertus GH Calyano、吳庭寬
原文：爪哇文、譯文：印尼文、中文

25 我老婆不是用來幫你打氣的

詞／曲：MAS MUS
編曲：Pandoe (Djunungjin Record)

演唱：MAS MUS

歌詞聽打：Robertus GH Calyano
歌詞翻譯：Robertus GH Calyano、吳庭寬
原文：爪哇文、譯文：印尼文、中文

26 查魯班公園與回憶

詞／曲：MAS MUS
編曲：Fite Record
演唱：MAS MUS
歌詞聽打：Robertus GH Calyano
歌詞翻譯：Robertus GH Calyano、吳庭寬
原文：爪哇文、譯文：印尼文、中文

27 台灣花心男

原曲：Ngamen I
詞：Dyaz Rifai
演唱：Dyaz Rifai
歌詞翻譯：Robertus GH Calyano、吳庭寬
原文：爪哇文、譯文：印尼文、中文

28 當移工真愜意

原曲：Shalawat Bai dar
詞：Dyaz Rifai
演唱：Dyaz Rifai
歌詞翻譯：Robertus GH Calyano、吳庭寬
原文：爪哇文、譯文：印尼文、中文

29 別人的情郎

詞／曲：Maria Chulitun / Gito Shantong
演唱：Maria Chulitun
歌詞翻譯：吳庭寬
原文：印尼文、譯文：中文

30 最後的機會

詞／曲：Maria Chulitun / Gito Shantong
演唱：Evy Moresa
歌詞翻譯：吳庭寬
原文：印尼文、譯文：中文

31 萬隆與台中之間

詞／曲：Maria Chulitun / Gito Shantong
演唱：Maria Chulitun / Gito Shantong
歌詞翻譯：吳庭寬
原文：印尼文、譯文：中文

32 教長先生

詞／曲：Suci Suryati
編曲：Haris Relix
演唱：Suci Suryati
歌詞翻譯：藍雨楨
原文：印尼文、譯文：中文

33 寶貝

詞／曲：Suci Suryati
編曲：Haris Relix
演唱：Suci Suryati
歌詞翻譯：藍雨楨
原文：印尼文、譯文：中文

34 哥，妹妹累了

詞／曲：Suci Suryati
編曲：O'tem Samaster
演唱：Suci Suryati
歌詞翻譯：藍雨楨

原文：印尼文、譯文：中文

35 思念只是幻影

詞／曲：Mila Armidya Sari / Gito Shantong
演唱：Mila Armidya Sari
歌詞翻譯：藍雨楨
原文：印尼文、譯文：中文

36 事發之後

詞／曲：Uni Sugiharti
編曲：Gito Shantong / Anno
演唱：Uni Sugiharti
歌詞翻譯：謝佩穎、吳庭寬
原文：印尼文、譯文：中文

37 我孩子的媽

詞／曲：Agri Tri Arnoko
演唱：Agri Tri Arnoko
歌詞翻譯：吳庭寬
原文：印尼文、譯文：中文

38 彷彿一片黑暗

詞／曲：Agri Tri Arnoko
演唱：Agri Tri Arnoko
歌詞翻譯：吳庭寬
原文：印尼文、譯文：中文

39 回來吧

詞／曲：Agri Tri Arnoko
演唱：Agri Tri Arnoko
歌詞翻譯：吳庭寬
原文：印尼文、譯文：中文

40 如果我能無視這思念
詞／曲：Agri Tri Amoko
演唱：Agri Tri Amoko
歌詞翻譯：吳庭寬
原文：印尼文；譯文：中文

41 天使
詞／曲：ZIAIO Band
演唱：ZIAIO Band
歌詞翻譯：吳庭寬
原文：印尼文；譯文：中文

42 禁忌
詞／曲：Juhah Hitan
編曲：David
演唱：Robby
和聲：Jabrig
歌詞翻譯：藍雨楨
原文：印尼文；譯文：中文

43 罪惡
詞／曲：Juhah Hitan
編曲：David
演唱：Robby
和聲：Jabrig
歌詞翻譯：藍雨楨
原文：印尼文；譯文：中文

44 異教徒
詞／曲：Juhah Hitan (David)
編曲：David

演唱：Robby
和聲：Jabrig
歌詞翻譯：藍雨楨
原文：印尼文；譯文：中文

45 忍痛
詞／曲：ADARA Band (Hade / Rudi)
編曲：Anton Ferdian
演唱：ADARA Band (Hade)
歌詞翻譯：藍雨楨
原文：印尼文；譯文：中文

46 臺北車站
詞／曲：Mandala Suprianto
演唱：Mandala Suprianto
歌詞翻譯：張嘉晏
原文：印尼文；譯文：中文

47 我的傷痛
詞／曲：Mandala Suprianto
演唱：Mandala Suprianto
歌詞翻譯：張嘉晏
原文：印尼文；譯文：中文

48 我的傷痛
詞／曲：Mandala Suprianto
演唱：Mandala Suprianto
歌詞翻譯：吳庭寬
原文：印尼文；譯文：中文

49 我要忘了你
詞／曲：Mandala Suprianto

演唱：Mandala Suprianto
歌詞翻譯：吳庭寬
原文：印尼文；譯文：中文

50 情歌
詞／曲：Mandala Suprianto / Made
演唱：Mandala Suprianto
歌詞翻譯：吳庭寬
原文：印尼文；譯文：中文

51 為你不安
詞／曲：Mandala Suprianto
演唱：Mandala Suprianto
歌詞翻譯：吳庭寬
原文：印尼文；譯文：中文

52 我想回去
詞／曲：Mandala Suprianto
演唱：Mandala Suprianto
歌詞翻譯：吳庭寬
原文：印尼文；譯文：中文

53 災難
詞／曲：SID'er ROSE (Aji Laroz / Rowmen)
編曲：SID'er ROSE / Pictus Osamudachi
演唱：SID'er ROSE (Ayu Lestari)
歌詞翻譯：吳庭寬
原文：印尼文；譯文：中文

54 你
詞／曲：Nomo
編曲：Picus (Agus Sucipto)

演唱：Nomo
歌詞翻譯：張嘉晏
原文：印尼文；譯文：中文

55 思念令人傷心
詞／曲：Uni Band (Jaya)
演唱：Uni Band (Jaya)
歌詞翻譯：吳庭寬
原文：印尼文；譯文：中文

56 開齋節平安
詞／曲：Uni Band (Jaya)
演唱：Uni Band (Jaya)
歌詞翻譯：吳庭寬
原文：印尼文；譯文：中文

57 一個移工的心聲
詞／曲：Rihara Agusstin
演唱：Rihara Agusstin
歌詞翻譯：藍雨楨
原文：印尼文；譯文：中文

58 異鄉人
詞／曲：Abu Abraham

演唱：Abu Abraham
歌詞聽打：吳庭寬
歌詞翻譯：吳庭寬
原文：印尼文；譯文：中文

59 分離
詞／曲：Adi Yong
演唱：Adi Yong

歌詞翻譯：吳庭寬
原文：印尼文；譯文：中文

60 親愛的
詞／曲：Ziky Ananda
演唱：Ziky Ananda
歌詞翻譯：吳庭寬
原文：印尼文；譯文：中文

61 差別
詞／曲：Ziky Ananda / Rihara Agusstin
演唱：Ziky Ananda
歌詞翻譯：吳庭寬
原文：印尼文；譯文：中文

62 我想你，我愛你
詞／曲：Ziky Ananda
演唱：Ziky Ananda
歌詞翻譯：吳庭寬
原文：印尼文；譯文：中文

63 往昔餘音
詞／曲：Ziky Ananda
演唱：Ziky Ananda
歌詞翻譯：吳庭寬
原文：印尼文；譯文：中文

64 異鄉的夢
詞：黃璋傑、林錦蒂 (Tri Choeryah) /
Mandala / Ryan / Nomo / Suprianto
曲：黃璋傑、Mandala / Ryan / Nomo /
Suprianto

編曲：黃璋傑、蔡秉君、黃蕊琳、張幼欣
演唱：黃璋傑、Mandala / Ryan / Nomo /
Suprianto
樂器：木吉他 / 黃璋傑 / 打擊樂器 / 張幼欣
／ Sapeh / 蔡秉君 / Angklung / 黃蕊琳
／ Gambang / 黃蕊琳、蔡秉君 / 鈴鼓 / Nur
Budiono
錄音、混音：劉詩偉
歌詞翻譯：林錦蒂 (Tri Choeryah)